

出污泥而不染

(代序)

袁水拍

影片《社会中坚》还是半年前看的，但依旧在我脑际留着突出的印象：朴素无华，严肃认真，强烈的真实感，不少动人的场面和富有意义的台词；为政治服务而不流于标语口号化；表现了敌人的强横，却充满着对人民的坚定信念。从片名也看出了这点。作者是把他所描绘的一群美国矿工及其家属们——在垄断资本淫威下大无畏地战斗着的工人阶级，作为美国的脊梁来歌颂的。片名直译为《大地的盐》，有精华之意。看了电影，使我们更加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是好的。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但是美国人民、工人阶级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战友。

演矿工妻子的演员罗索拉·瑞维尔苔丝，简直不像是在演戏，没有丝毫卖弄、自作多情、炫耀演技的地方。好像真的就是美国南部新墨西哥州某铜矿上一个叫做霍蒙的矿工的妻子。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简陋

的小木屋外面晾衣服。风吹着她的头发。也许是阳光，也许是刮风的缘故吧，她皱着眉。瘦瘦的脸，三十多岁，却已经显得苍老。忙着家务，盘算着怎样支配丈夫的微薄的收入，为孩子们而烦恼，可又怀了孕。是的，女主角没有什么打扮，也说不上一般的所谓漂亮，脸上没有一丝愉快的表情。她好像没有进过化妆室^①就跑来演戏了，而且也没有意识到背后有一架摄影机。晾完衣服，她回过头来，仍旧皱着眉，并没有觉察我们在看她，影片的画外音却让她像回答我们访问似地亲口讲述她的身世。她说，她叫爱丝波郎莎，“早在白种人来到以前，我爷爷的父亲就在这儿山沟里放过牛羊。……在我小时候，这村子叫圣·瑪考斯。后来，白种人把村名改了，改叫铎城。……这是我的家。这房子不是我们的。不过这些花是我们的。”随着镜头所及的周围环境、房子和花，女主人公平静地、但是深沉地诉说着。这些话引起我们的思索：……除了花，一无所有。……有古老历史的村子，改名为简单的一个采矿所在地。影片的后半部写到警察叫嚣要把他们——墨西哥血统的人，赶回老家去，可是他们爷爷的父亲就生活在这山沟里，而白种人倒是后来者。后来者宣布自己是主人，要把原来的主人赶走。……

^① 本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读了《社会中坚》导演毕波尔蒙的著作《一个导演的经历》（即《〈社会中坚〉导演回忆录》），才知道本片演员都没有经过化妆。顺便说一句，这本纪录《社会中坚》的诞生的书，是极其值得一读的书。——作者

接着出現的一系列鏡頭，展开了她和她丈夫以及其他矿工們的斗争。人物一上場，就揭露了矛盾。雷蒙上場，和工头之間是一場关于工人反对种族歧視、要求保护劳动安全却受到資方拒絕的斗争；他和妻子爱絲波郎莎之間是关于家里怎样应付債務的爭執，以及两人觉悟水平不同的矛盾。他們的孩子一上場，母子之間的矛盾是母亲疼孩子，不許孩子打架，而孩子則坚持他父亲所說的，“如果白种人要拿你开心，你就揍他”的忠告，这又連帶暗示了夫妻之間的矛盾。

閑閑叙来，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事，但这些事背后却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矛盾：階級的矛盾、民族的矛盾、階級社会中两性的不平等和工人階級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而其中主要的矛盾是階級矛盾。随着剧情的展开，一場激烈的罢工运动爆发了。資方和政府的鎮压和工人的反鎮压，固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工人内部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的力量和动摇投降的因素之間的斗争，也并非不尖銳。丈夫被捕受非刑拷打而呼妻子名字的时候，正是妻子分娩陣痛难忍而喚丈夫名字的时候。工人内部呢（甚至墨西哥血統工人内部），一边是罢工停薪几个月，工会基金用光，資方阻止商店供粮，收回工人住屋，援用塔夫脫—哈特萊法案逮捕工人……种种压迫，一边是个別經不起考驗的工人动摇而被收买，破坏罢工。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矿工們终于在斗争中鍛炼了

自己，提高了自己，壯大了自己，堅持了鬥爭，在各地工人的支援下，贏得了罷工的勝利。在最困難的時候，勇敢的人們用“我們不是變弱了，而是他們變弱了”的話來互相勉勵。不管敵人的壓迫是多麼殘酷，陰謀是多麼狡猾，罷工工人們認識到，“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抵制這種策略，這就是團結，全體勞動人民的團結”。通過鬥爭，即使是曾經在影片開場時表現出只關心自己的孩子和收音機的愛絲波郎莎，也覺悟到鬥爭的意義是深遠的。請聽她最後說的，也是影片最後的一句話：“我們的确贏得了些他們奪不去的東西，贏得了些可以留給我們兒女的東西，而他們必然會把這些東西繼承下去。”

說得多麼好！影片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又引導人民向前邁進。這場罷工是十年前發生在美國的真實事件，是資本主義國家內無數次罷工之一，比起歷史上最著名的一些工人運動來，也許影片中的這場罷工的規模不算大，但是從這裡已經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工人階級要解放，只有依靠自己，勞動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只有勞動人民才是社會的脊梁，而影片中所表現的工人們的優秀品質和英雄氣概，是資產階級的任何暴力所不能撲滅的，它們將為工人階級一代一代地繼承下去。道路有曲折，鬥爭有挫敗，但工人階級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這部卓越的影片成功地表現了美國勞動人民的戰鬥精神，他們的信心和希望。

比起好萊塢大量傾銷的有毒的影片來，《社會中

坚》或者竟是滄海一粟。但是，这是可貴的一粟，光輝的一粟。这是美国进步艺术的瑰宝。这部影片的出现，说明了即使在最反动腐朽的文化垃圾堆中，也还是保存着、滋长着真正的艺术。只要有劳动人民在，有忠于劳动人民的艺术家在，革命文艺的火种是不会灭的。只要时机到来，它們将迸射出冲天的万道霞光！

这部美国工人阶级自己的影片的摄制，本身就是一场尖锐斗争，它表现了美国工人阶级及其艺术家们的天才和勇气，其中许多角色是由罢工参加者的工会会员们担任的。八年前，在拍摄过程中，制片公司和摄制人员一再受到美国国会的恐吓，有组织的流氓的骚扰，大企业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抵制和破坏。女主角瑞维尔苔丝未拍完片子即被驱逐出境，那曾经协助公司拍片的工会和矿工们的会所和住家遭到了暴徒的纵火袭击。让我向影片的导演、编剧、演员和其参加该片工作的英勇的战士们致敬吧！古代中国学者把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比做莲花，说它出污泥而不染。如果可以借来形容艺术作品的話，像《社会中坚》，也完全当得起这一赞颂了。

对这部影片，除了思想内容上令人感动外，在艺术形式上也是有自己的风格的。它具有朴素、真实之美。是不是可以说美和朴素、真实分不开？也许不能简单地說，朴素、真实就是美，美就是朴素、真实。但恐怕很难否认，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据说，编剧迈克尔·威尔逊和导演赫伯特·毕波尔曼曾经在罢工地点生活了一

些时候，进行了詳細的訪問，創作中很注意細節的真實，不少情節經過了罷工工人們的討論。但是，作者也進行了藝術的概括和典型化。這部片子的創作經驗，是值得研究學習的。使人感到還不夠滿足的是片子結尾的一小部分，似乎有點支蔓、拘泥，不如前面那樣緊湊、強烈。但應該想到製片的困難，特別在最後階段。例如女主角被禁止拍片，只能用別的演員來代替，因此只能出現背影。不管受到多大限制摧殘，藝術家們還是勝利地完成了這一了不起的創作。《社會中堅》留給我們的，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美的印象。這是戰鬥的美國人民的真實寫照，是美國電影史、世界電影史上光輝的一頁。

1961.3.17.

(渐显) (在片头字幕出现以前):

外景, 拉蒙家的后院。中景, 白昼。

一个妇人正在劈柴。虽然她是背对着摄影机镜头, 但是我们可以从她两肩起伏的样子看出她是很疲倦了。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在帮她捡碎柴。在这个画面上出现了第一个字幕。音乐主题主要由吉他奏出, 富有抑郁和怀乡的意味。

外景, 拉蒙家的后院——一連串的镜头, 白昼。

出现一連串的字幕, 每一字幕都与干着活的妇人的画面相配合。虽然我们老看不见她的脸,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妇人把劈柴搬到户外的火炉旁边, 她的身体由于负担过重而摇晃着。小女孩端着一小箱碎劈柴跟在她后面……妇人把劈柴添在火炉里, 炉上放着一个洗衣盆……她弯着腰用力洗着盆里的衣服, 小女孩在旁边看着……她把一件件的衣服拿出来, 擰干, 晾在一条晒衣绳上。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帮着忙。

外景, 拉蒙家的后院。中近景, 白昼。

当最后的字幕隐没后, 妇人还在晾她洗好的衣服。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的脸: 神情悒郁, 虽然憔悴, 却带有几分秀美; 一双深陷的眼睛燃烧着愤怒。她的嘴唇虽然没动, 我们却听得到她的声音: 沉重, 抑扬而富有情感, 有如吉他的曲调, 使那带有墨西哥口音的美国话变得非常悦耳。

妇人的声音 这个没有头的故事该从哪儿说起呢? 我怎

样来叙述这一切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事呢？

中全景。

妇人把洗好的衣物晾起来，它们随风摆动。

妇人的声音 我的名字叫爱丝波朗莎，爱丝波朗莎·金泰罗。我是一个矿工的妻子。

外景，拉蒙的矮小的住宅的正面。全景，白昼。

这是一所用木板钉成的小房子，周围是用木桩子钉成的栅栏，栅栏外杂花盛开，在小房子的那边，可以望见许多同样的房舍，沿着崎岖的小路排成长长的一列。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这就是我们的家。这房子不是我们的，可是这些花儿……花儿却是我们的。

外景，铍城。街景，白昼。

我们看到几家小铺子，一个加油站，疏疏落落的几所小木屋和泥巴房。在背景深处有一座天主教堂。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这就是我的家乡。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圣·玛考斯。

较全面的街景，斜摄。山顶的矿场。

煤山像一座火山一样地俯视着下面的城镇。堆积如山的矿渣已经把山上的草木大半吞没，仿佛还要威胁到城镇本身似的。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盎格鲁人把这个小城的名字改为铍城，美国新墨西哥州铍城。

外景，銅峽。街景，白晝。

露天銅礦採掘場的土墩子。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離我們不遠的聖保羅村，變成了
銅峽。

外景，冶金城。街景。白晝。

一座規模巨大的冶煉廠，煙囪高聳天際。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那邊原來是傳教區，現在變成了冶
金城。

外景，教堂的墓地。中景，白晝。

天主教堂旁邊的一個年代久遠的墓地。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我們在這裡已經深深地扎下了根，
比松樹的根還深，比礦坑還要深。

外景，郊外。遠景，搖鏡頭，白晝。

我們看到一簇簇翻滾着的白雲和一座大山的懸岩在
天際划出的鋸齒狀的輪廓。舊日的採掘使山帶有許多
斑痕和凹坑，山坡腳下有一個廢礦，周圍是灰色粉狀的
礦渣。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遠在盎格魯人來到以前，我的曾祖
父就在這些山谷里放牧牲口。

近景，柵欄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德拉瓦錳
礦有限公司產業”。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現在它屬於公司所有了。所有的一切……

全景，一排房子。

它們雖然說不上富麗堂皇，但是却粉刷得很漂亮，看起来也很舒适。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就連盜格魯人住的地方，連同里面的自来水管也都归公司了。

街景，出現在远处的錳矿。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矿区現在占有的那块土地，原来是屬於我丈夫的祖父的。

近景，画面上出現矿山。

在較近的山岭上，我們看到洗矿台，发电站和管理处。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它現在也属于公司了。我的丈夫在那个矿井里已经工作了十八年。

內景，矿坑。近景，拉蒙·金泰罗。

他正在干活。他在点燃塞在狭窄的坑道石面里的炸药导火线。这样的导火线那里共有十多根。照着坑道的只有拉蒙帽子上的灯光。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他在炸药和黑暗中度过了半辈子。

画面上出現一根导火线。

这根导火线迅速地燃燒着，发出劈拍的爆裂声。

用稍大的角度拍坑道。表现出：

拉蒙轉身跑去，臉色惊慌。我們只看到一盞跳動的燈光和一個飛跑着的長長的身影。然後我們看到一道閃光，聽到沉重的轟鳴聲。

外景，拉蒙家的後院。中景，白晝。

愛絲波朗莎暫時停下她的工作，愁眉苦臉地望著礦山那邊。隨後她拿起沉重的衣筐，向小屋走去。小女孩愛絲蒂拉沒有在場。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誰知道我的故事該從哪兒說起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記得新生活開始的那一天。

內景，拉蒙家的廚房。中景，白晝。

廚房不過是一個狹窄的過道而已，一個舊式的柴爐就占去了一大半地方。這裡沒有自來水。愛絲波朗莎把筐子放在熨衣板旁邊，從鍋蓋上拿起一把烙鐵，用手指蘸了水試了一試。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剛好三十五周歲。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我肚子裡的第三個孩子剛剛滿七個月。

愛絲蒂拉跑入鏡頭，送給她母親一朵玫瑰花。愛絲波朗莎帶著微笑，把花插在愛絲蒂拉的头髮上，接著又去熨她的衣服。當她熨衣服的時候，她的面色變得更加慘淡了。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那一天——記得我曾經有過一個願望……一個多么罪惡的念頭……

爱絲波朗莎以顫慄的手指掩住她的嘴唇。她把烙铁一丢就慌忙地跑出了厨房。

内景，客室。中近景，神龛。

我們只看到狹小的客室的一角；爱絲波朗莎低垂着头，緊握着双手，站在圣母的神龛前。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一个多么罪恶的念头，求上帝饒恕我的罪恶吧。我曾希望……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生下来，不要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爱絲波朗莎双手掩住臉。小女孩又出现了，担心地看着她。

爱絲蒂拉 媽媽，你不舒服嗎？

爱絲波朗莎 沒有，爱絲蒂拉。

爱絲蒂拉 你不高兴嗎？（因为爱絲波朗莎沒有回答，便又問道）我們到礼拜堂去嗎？你去懺悔嗎？

爱絲波朗莎 等一会儿，等我熨完了衣服。（她走出去）

全景，厨房。

当爱絲波朗莎重新熨衣服的时候，她的儿子路易斯从后门走进来。他是一个十三岁的漂亮的孩子，但是现在却气喘吁吁的，滿身弄得很髒。他自己倒了一杯水，一口气就喝完了。爱絲波朗莎在一旁注視着他。

爱絲波朗莎 又打架了嗎？（沒有回答）又跟那些盎格魯孩子打架了嗎？

路易斯 唔，他們自以为很厉害。

爱絲波朗莎 可是你答应过我不再打架的。

路易斯 (毫无懊悔的样子) 爸爸說如果盎格魯人拿你开心，你就揍他。

爱絲波朗莎猛地抓住他的肩膀，把他轉了一圈，仿佛要打他巴掌似的，一面大声喊着——

爱絲波朗莎 別管你爸爸怎么說……

她(和我們)这时候才发现她孩子的嘴在淌血。

一陣心疼儿子的感情使她的怒气平息了，她忙拿起一块布給孩子擦去嘴上的血。

爱絲波朗莎 別动……痛嗎？

路易斯 (努力掙脫) 不。

他发现水槽的木板上摆着生日蛋糕，他用手指蘸了蘸糖霜。

路易斯 哪里来的蛋糕？

爱絲波朗莎一把夺过蛋糕，把它放在碗橱里。

爱絲波朗莎 你別管。等你爸爸下班的时候，你去找他，告訴他一直回家来。

孩子得到了解脱，高兴地飞跑出去。(化)

外景，德拉瓦錳矿公司的矿区。远景，白昼。

在背景的深处矗立着矿山的洗矿台，我們听到一声尖锐的汽笛声；当汽笛声消失后，我們又听到吊車和輸送带的嘎嘎声，不时地夹杂着矿石从吊罐倒进压碎机时发出的巨响。在前景的右方是管理处——一幢长形的带走廊的木头平房。

镜头随着一群矿工移动着。

一群矿工结队向管理处大踏步地走去。他们显出愤怒和坚定的神情。拉蒙在前头领队。后面跟着的有安东尼·莫莱斯、阿弗烈多·代阿兹、塞巴斯田·普里多、任金斯和卡林斯基。他们都戴着矿工的锡盔，穿着肮脏的工作服。

另一个角度，画面上出现管理处——总监工巴顿从矿长办公室出来。他穿着一身味馊制服，戴着一顶呢帽。他看到向他走来的矿工们，就走过去把他们拦住。

群像镜头，巴顿和矿工们——

——巴顿两手插在裤子的后袋内，挡住了矿工们的去路。矿工们停了步。巴顿是一个细长个子的得克萨斯州人，嘴边经常浮着假笑。矿工们的发言人是拉蒙，强壮而漂亮，虽然实际上他比爱丝波朗莎大一岁，可是看上去却比她年轻。他的态度和言谈中都流露出一种抑制在内心的强烈的愤怒。在进行下面这段对话时路易斯进入镜头，他是跟在他父亲的后面走过来的，人们却没有注意到他。

巴顿 拉蒙，听说你们有点小困难，导火线发生毛病了吗？（拉蒙点头）呃，你们大家都凑在一块儿啦！怎么，又有什么不满意的啦？

拉蒙：你当然清楚我们不满意的是甚么！你们订的新规矩，要我们每个人单独干活，我们要和矿长评评理。

巴頓 矿长很忙——正忙着跟你們的談判委员会打交道呢。

拉蒙 那就更好啦！

他要向前走，但是巴頓又拦住他的路。

另一角度。

巴頓 先等一会儿，規矩是矿长訂的，他不会給你們助手的。

拉蒙 如果他要我們去爆炸，他一定会給的。

巴頓 去念一下你們的合同，要不然找个人念給你們听听，那上面并没提到助手的事。我們給过你們几天助手，那并不等于說 我們 打算干瞪着眼看你們白拿工資呀！

拉蒙 （勃然大怒）白拿工資！

别的矿工們都走过来支持拉蒙，他們激动地抗議着，不等一个說完，另一个又接了上去。

安东尼 巴頓先生你听着，矿坑里面有血，是我們兄弟們的血，这都是因为他們不得不一个人单独干活。

任金斯 ……因为当时沒有人帮他們检查导火线，他們的血才濺上了石头。……

阿弗烈多 （插口）而且又沒有人来警告別的人躲开

……

巴頓 警告是值班监工的事。

拉蒙 监工要的只是矿石，我們工人要的是让弟兄們安

全地回家！

画外有爭論的聲音，人們向場外望去。

管理处——从拉蒙的角度拍摄。

三个人正从矿长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下了台阶。这三个人是地方工会主席薩尔維多·呂茲，談判委員會委員在利·維多和国际工会代表弗兰克·巴恩斯。矿长約翰·亞力山大跟了出来，他們便又轉過身去。亞力山大是个瘦高个子的东部人，他对工会代表們搖着手指头，像个脾气暴躁的教师那样地訓斥着他們。

亞力山大 去告訴你們的人：我們寧肯放棄這個礦井，也決不答應這樣的要求。我們要把礦关掉，我們要……

薩尔 （薩尔維多）（打斷他）這就是說你要中止談判嗎？

亞力山大 就是說在你們頭腦還沒有清醒過來以前沒有什麼可商量的！

他返身進屋，使勁地帶上了門。

鏡頭回到礦工群眾，接着畫面上出現拉蒙和巴頓。

巴頓向拉蒙輕蔑地笑着。拉蒙仍舊望着工会的談判代表。

巴頓 你一個人干吧，懂嗎？你要是干不了，我可以找一個干得了的。

拉蒙 誰來干？工賊嗎？

巴頓 反正是美國人唄。

他走開去。拉蒙站在那兒，面孔繃得緊緊的。安東

尼看到了路易斯，把这孩子的头髮乱揉着，这样来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安东尼 嘿，路易斯，长大了可别当工头儿啊，嗯？

卡林斯基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长大了还要当公司的总经理呢。对不对，路易斯？

塞巴斯田 （认真地）到底誰是公司的总经理呵？

路易斯抬起头有些担心地看着他的父亲。

路易斯 爸爸……

拉蒙 （打断他）我知道，“叫爸爸一直回家。”

安东尼 （打趣地用假嗓子說）“还有，半路上别到啤酒店去。”

孩子嘻嘻地笑了，拉蒙也笑了，亲切地打了他一下。

他們一起向外走去。（化）

內景，拉蒙家的厨房。全景，晚間。

爱絲波切莎端着几个吃剩的菜盘从客室走进来，后面跟着爱絲蒂拉，她端着自己的盘子。当爱絲波朗莎拿起咖啡壶的时候，她一眼看見爱絲蒂拉正拿着一支蜡燭，要往放在水槽木板上的蛋糕上插。

爱絲蒂拉 媽媽，我可以把蜡燭插上嗎？……

爱絲波朗莎 （严厉地小声說）嘘……不許再提蛋糕的事了，听見了沒有？

內景，客室。全景。

房間又窄又小，粉刷的牆面已經剝落，而且有裂縫，

家具差不多都已陈旧而褪色了。但是里面倒还整洁，并充分表现出管理者的细心。在一张陈旧不堪的睡椅上面铺着一条讲究的墨西哥毛毯。屋子的一角立着圣母的神龛。在装在镜框里的班尼多·华累士^①肖像下面是一个壁炉架，上面放了一只插着鲜花的花瓶。房间内唯一最讲究的陈设就是一架外亮光亮无比的带电转的收音机。在整个场面的进行过程中，我们一直听到一种由牧童^②演员唱的刺耳的“西部”歌曲。

拉蒙和路易斯坐在靠厨房门的小桌旁，爱丝波朗莎端着咖啡壶走进来，给他倒了一杯咖啡；爱丝蒂拉跟着她进来，爬到她爸爸的膝上。

路易斯 爸爸……是不是快要罢工了？

拉蒙没有回答，仍在沉思。爱丝波朗莎也想要知道个究竟，在他呷咖啡的时候，她一直注视着他的脸。

爱丝波朗莎（终于很胆怯地）拉蒙，……我不愿打搅你，……可是，百货店的老板娘说了，要是我们这个月还不交钱，他们就要把收音机搬走了。

拉蒙用手掌托着前额，仿佛说他管不了这些了。小女孩担心地看着他。

爱丝波朗莎 我们只不过欠了一期。我还跟她争过。真

① 班尼多·华累士(一八〇六——一八七二)：墨西哥民主主义革命家，在一八五五年就任墨西哥总统后，曾与墨西哥爱国者共同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颠覆活动的斗争。——译者

② 原指北美放牧的人，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西部懒汉、流氓、盗匪的同义语。——译者

是沒道理。

拉蒙（用一種祈禱的口吻，輕輕地）你說沒道理。那麼我們買這個……這個玩意兒，買得有沒有道理呢？

他站起來。抱起愛絲蒂拉。

拉蒙 可是你一定要買，不是麼？開起來多麼好聽啊！

愛絲波朗莎（平靜地）每天夜晚——當你出去喝啤酒的時候，我就要聽。

拉蒙沒理睬這種溫和的抱怨，他走到收音機前。攝影機跟拍。他端詳着收音機的外殼，模仿着廣播員做廣告時的口吻——

拉蒙 “不用現錢，分期付款。”我告訴你，這種分期付款的辦法，可把我們工人階級害苦了。

他砰的一聲把他的咖啡杯重重地放在收音機上。

愛絲波朗莎 拉蒙，別這樣——你會把裏面的機器震壞的！

他放下他的女兒，走到廚房里去。愛絲波朗莎趕快把他摔杯子的地方擦亮。

內景：廚房。中近景。

拉蒙脫掉襯衣，從火爐上的水桶裏倒一些水在水槽木板上的臉盆裏。愛絲波朗莎站在門口垂頭喪氣地瞧着他。她以她那特有的姿勢，把手指放到嘴唇邊。

愛絲波朗莎 你到哪儿去？

拉蒙 應該去跟弟兄們談談。

愛絲波朗莎咬着指頭；想掩飾她的失望的心情。拉、

蒙俯在臉盆上洗臉，沒有注意到蛋糕。

愛絲波朗莎趕快把蛋糕藏到碗櫃里。拉蒙一邊把水潑在頭上和臉上，一邊生氣地抬起頭來看。

拉蒙 水又是冷的。

愛絲波朗莎 很抱歉，火灭了。

她開始拾掇爐子。

拉蒙 忘添柴啦！

愛絲波朗莎 忘啦？我每天為這個爐子劈五回柴，哪一次我都没忘記。我沒忘記鐵道那邊盜格魯礦工們的水管子，里面有熱水，房子里有浴室。

拉蒙（尖刻地）你以為我喜歡過這樣的生活嗎？你要我怎麼辦？（他伸手要拿手巾，愛絲波朗莎遞給他一條。）

愛絲波朗莎 ……可是如果你們的工會……如果你們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話……干嗎你們不能也要求裝自來水管子呢？

拉蒙被問住了，他想避開這個問題，便背過臉去，扣着衬衣上的鈕扣。

拉蒙 我們要求過，可是總沒下文。

愛絲波朗莎 什麼？

拉蒙（聳聳肩膀）我們不能一下子搞得樣樣齊全。當前我們還有更重要的要求。

愛絲波朗莎（怯懦地）還有什麼比衛生設備更重要呢？

拉蒙（驟然發起怒來）人的安全——最重要！這一個禮拜就出了五次事故——都是為了加快速度。你是個女

人家，根本就不知道那儿是甚么情形！

她一声不响地低下头去，从炉子上提起那只沉重的水桶。没有人帮她忙，她只好吃力地把它拖到水槽里的盆子旁，把水倒在盆里。拉蒙开始梳头髮，用比較緩和的語調繼續說——

拉蒙 我們要首先爭取工作上的平等，然后再提出像卫生設備这样一些要求。你們女人家不用管這些事。

愛絲波朗莎（平靜地）我明白。你們男人家要用罷工來達到你們的要求，是吧；可是我們女人家所要求的，那就等以後再說。永遠是次要的。

拉蒙（陰沉地）別又來說工會的壞話：

愛絲波朗莎（无可奈何地聳聳肩）你們的工會給過我什麼好處？

拉蒙驚愕地看着她，並沒有生氣，而是帶着一種深切關心的神氣。

拉蒙 愛絲波朗莎，你難道忘啦……在工會沒成立以前那是個什麼情形嗎？（指着客室）當愛絲蒂拉還是嬰兒的時候，她生了病我們連醫生都請不起！工會就是為我們工人的家庭服務的！我們當初為了成立工會，只能到墳地裏去開會！

愛絲波朗莎（非常失望地）好啦，你們去罷你們的工吧，我就要生孩子了。可是將來醫院不會收容我，因為我將要成為一個罷工工人的老婆。雜貨店也不會除賬給我們了，孩子們也要挨餓了。付款又要誤期了，

他們就要來把收音機搬走了……

拉蒙（勃然大怒）你关心的就是這些事嗎？就是那個收音機嗎？除了你自己的事以外，你就不能再惦着別的事嗎？

愛絲波朗莎（突然發作）假如我光惦記着我自己，那就是因為你從來沒有想到过我；從來沒有過……

攝影機跟向客室。

她兩手掩住臉，啜泣起來，哭得很厲害。拉蒙抓住她的胳膊，搖晃着她。在背景中我們看到兩個孩子依舊坐在桌旁。

拉蒙 別哭啦！孩子們在瞧着。別哭啦！

愛絲波朗莎（抑制不住地哭泣着）從來沒有過……從來沒有過……從來沒有過！

拉蒙 哎！哭有什麼用呢？

他突然甩開她的胳膊，幾乎把她摔倒。他隨即大踏步走出廚房，離開了家。愛絲波朗莎倚着碗櫃，還在哭泣着。攝影機停止移動。男孩路易斯從桌旁站起來，走到廚房門口，瞧着他的母親。然後他也轉身離開了家。

鏡頭迅速化入外景，鉅城啤酒店。全景，夜晚。

霓虹燈招牌閃閃發亮。我們聽到裏面的點唱電唱機在放着模仿墨西哥情調的音樂。男孩路易斯走近門口，停了一會，然後走進去。

內景，啤酒店。全景，夜晚。

这个啤酒酒店与许多小城镇里的酒吧间没有什么两样：狭小，肮脏，灯光幽暗。有五、六个矿工站在柜台前喝啤酒。其中有安东尼·莫莱斯、塞巴斯田·普里多和阿弗烈多·代阿兹。酒店侍者是一个盎格鲁人。我们听到安东尼对塞巴斯田说——

安东尼 你听我说，要找这公司的总经理并不难。公司叫甚么来着？德拉瓦锌矿有限公司。那……他就住在德拉瓦。那是一个小地方，很容易找到他。

安东尼说这段话时路易斯已进入镜头，他怯生生地穿过店堂，摄影机跟摄。当他走过酒店柜台前的那些人跟前时，我们听到——

阿弗烈多 不那么容易。德拉瓦锌矿公司是归汎美矿业冶金有限公司所有。

塞巴斯田 那么汎美公司又归谁所有呢？

阿弗烈多 你没看工会报纸吗？汎美公司是归大陆信托公司所有。

这会儿路易斯已经走到店堂尽头靠近一张桌子的一根柱子旁边。这儿围着桌子坐着四个人：萨尔·吕兹、弗兰克·巴恩斯、查利·维多和拉蒙，拉蒙背对着摄影机。萨尔在喝咖啡，其余三个人在喝啤酒。路易斯停下来。当摄影机推近他们时，我们听到——

拉蒙（愤怒地）别的矿井里的工人都不是一个人单干，盎格鲁人总是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为什么我就应当拿生命来冒险呢？就因为我是个墨西哥人吗？

萨尔和查利 这个问题是在要求之内的……我们还在谈

判呢！……

拉蒙 談判！談了三个月了！一点結果也沒有！（指着弗兰克）虽然国际工会的巴恩斯同志在这儿幫我們进行談判，可是我們得到什么啦？（責备他們）工錢沒加，按年資享优先权也沒談妥，安全条例也沒結果，什么結果都沒有！

相反的角度，摄影机对着拉蒙。

在背景中可以看到男孩路易斯，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在刚才談話的过程中塞巴斯田·普里多和安东尼·莫莱斯已走到桌旁。安东尼把一瓶鮮啤酒放在拉蒙面前。

安东尼 老兄！亮一手之前要先冷靜点。

拉蒙 （不理睬安东尼，对弗兰克）加快速度，加快速度！他們在欺騙咱們工人，要强迫咱們多增加产量。我认为咱們得馬上行动起来，馬上！

弗兰克 別人也像你这样看法嗎？

拉蒙掉过头去看着站在那儿的工人们，塞巴斯田半信半疑地瞥了安东尼一眼。

安东尼 （坚定地）他是代表我們大家說的，我們已经准备要罢工。

查利 他們也許願意咱們罢工呢，你們考虑过这个问题嗎？

拉蒙 別瞎說啦，鋅价从来沒有这样高过，他們决不願意罢工——尤其这会儿正是战时暢銷的当儿！

弗兰克 那么公司为什么老那么顽固呢？他们跟别的地方工会都签了合同了——为什么就不跟这个签呢？

拉蒙（敲桌子）就因为咱们这儿大多数都是墨西哥血统的美国人，因为咱们要求跟盎格鲁矿工平等——要求同样的工资和同样的条件。

弗兰克 对极了！平等就是老板们最不能答应的事！因为他们对付盎格鲁人地方工会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得啦，你们至少比墨西哥人挣得多呀。”

拉蒙 好哇！这么說歧视政策把盎格鲁人也害苦了。但是我受的苦更多——我简直受够啦！

隆尔 可是咱们不能在老板们愿意我们罢工的时候来罢工——那样他们就会弄垮我们的工会。等咱们准备好了再罢，这样咱们才能胜利。

拉蒙 等！老板们肯等吗？没有卫生设备，我的孩子生起病来，不给公司大夫钱行吗？二十块钱！我们为了这个，不能给我老婆买的收音机付这一期的款，公司的百货店能等吗？“给钱，不给就拿走！”老板们的商店干吗催得这样紧？他们就是要吓唬我们，就是要吓得我们连动都不敢动。只好靠着我们这点工钱过活——而且要过得心满意足！可是，我就不满意，我也没给吓唬住……我肚子里已经受饱了气，饱到这儿啦！（他把手举过他的头一呷高）

安东尼 嗨，拉蒙，你老婆叫人给你送信来了。

他把头一扭指着路易斯。拉蒙转过脸去，看见他的

儿子。于是他站起来，皱起眉头，朝他走去。

双人镜头，拉蒙和路易斯。

拉蒙（粗暴地）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突然担忧起来）妈妈
有点儿不舒服吗？

路易斯（毫无表情地）我想你大概忘记了——

拉蒙 忘记了什么？

路易斯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拉蒙目瞪口呆，仿佛被人迎面打了一巴掌似的。末
了他装出一副尴尬的笑容。

拉蒙 你以为我忘了吗？我刚才正在想办法，给她来个
喜出望外。

拉蒙转身走向工人们，摄影机跟摄，到群众前停住。

拉蒙（吃吃地笑着）多有趣的小家伙，他沉不住气了。今
天是我老婆的生日，我正想请大家来一次小夜曲合
唱，怎么样，嗯？

众（热心地）

当然可以喽！

什么时候？

愈晚愈好……

等她睡着了……

拉蒙（插口）怎么样，巴恩斯同志？你参加过小夜曲合
唱吗？（化）

外景，拉蒙的住宅。全景，黑夜。

屋内漆黑一片，看不到一点灯光，邻近的房子里也

都是漆黑的。可以看到一群人，有男的、女的和小孩，大家在前院的月光下唱着歌，歌曲的名字是小夜曲(Las Mafaitas)。有两个人不熟练地弹着吉他。

較近的角度，唱小夜曲的人們。

他們中間有拉蒙和路易斯，莫萊斯夫婦，呂茲夫婦，維多夫婦，巴恩斯夫婦，代阿茲夫婦，塞巴斯田·普里多和一個外表很莊重的白髮老婦人薩萊莎太太。歌手裏面還有許多小孩，從兩歲到十五歲的都有。除了最小的以外，孩子們都唱得跟他們父母一樣地起勁。

內景，拉蒙家的寢室。全景，黑夜。

狹小的臥室被一扇屏風隔成兩間，父母的大床和孩子們的小床各占一間。大床上面挂著一幅耶穌受難像。屋子裏只點著一盞昏暗的小燈。愛絲波朗莎睡在床上，一只胳膊橫搭在眼睛上。隱約地傳來歌聲。攝影機緩慢地向她推進。她放下胳膊，睜開眼睛，一動也不動地傾聽著。

另一角度，臥室。

愛絲蒂拉從屏風後走出來，睡眼惺忪地帶著驚訝的表情爬到她媽媽的床上。

愛絲蒂拉 媽媽，外邊有好些人。

愛絲波朗莎 (輕輕地) 是朋友，愛絲蒂拉，是一些好朋友。

愛絲蒂拉 媽媽，他們為什麼唱歌？

爱絲波朗莎 他們是为我唱歌呢。

爱絲蒂拉 現在我們可以在蛋糕上点蜡燭了吧？

爱絲波朗莎 (微笑着) 好吧，我們去点蜡燭吧。

她轟然掀开被子，拉过一件长睡衣来穿上。

外景：拉蒙的住宅。全景：黑夜。

客室里灯亮了，前門打开了，爱絲波朗莎和爱絲蒂拉在門口出現。当唱小夜曲的人們在合唱最后的一段时，她們站在敞开的門旁微笑着。歌声在笑声和喝采声中結束了。人們蜂拥着进到屋里去。

內景：客室。全景：黑夜。

爱絲波朗莎招待客人的愉快而熱鬧的場面。薩尔开始在他的吉他的上弹起一支民間的情歌，查利用粗野的假嗓子伴唱着，他便弹得更起劲了。安东尼拖着一箱啤酒进来，馬上打开盖子，递给每人一瓶冒着泡沫的啤酒。女人們围着爱絲波朗莎，和她拥抱，并用英語和西班牙語祝賀她誕辰快乐。拉蒙是最后走进来的。

較近的角度：画面上出現爱絲波朗莎和拉蒙。

两个人在屋子中間相遇了。拉蒙带着歉疚的神情默默地看着她，她也看着他，这会儿她竟把客人們忘了，客人們都很懂礼貌地躲开了他們。爱絲波朗莎的眼里含着泪水，她微笑了，嘴唇颤动着，把她的手指慢慢地放到嘴唇上。

爱絲波朗莎 我……我得去換衣服。

她飞快地跑出客室，拉蒙跟着她，他一边走，一边向人们做了一个手势，叫他们继续唱下去。

内景，寝室。双人镜头，拉蒙和爱丝波朗莎。

他怯生生地抱住了她，她把前额俯在他的肩上。

爱丝波朗莎 我并没有打算再哭。可为什么高兴了反倒又哭起来了呢？……

拉蒙 我真糊涂！

爱丝波朗莎 不，不……

她仰起头来，把她的面颊贴在他的面颊上。

爱丝波朗莎 啤酒贵吗？

拉蒙 是安东尼给的钱。

爱丝波朗莎 别怪我……刚才还说你从来不关心我。

拉蒙 (不好意思地)我真给忘啦，是路易斯告诉我的。

爱丝波朗莎被他的诚实所感动，把他的头往下一拉，凑上去吻他，他也报以热情的吻。(化)

爱丝波朗莎在厨房门外劈木柴，由吉他奏出的悠扬的小夜曲伴随着整个场面。爱丝波朗莎停下工作，仿佛又在听它似的。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生日以后的整整一个星期，我一直回想着我的小夜曲晚会。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有意思的晚会……

当爱丝波朗莎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时，银幕上又换了一个画面：我们看到被一群喜气洋洋的客人围着的爱丝波朗莎和爱丝蒂拉把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吹灭了。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它像一支縈繞在我脑海中的歌曲，
又像我心底的低唱，又像是一个使我整天的工作变得轻松的幻想……

外景，拉蒙家的后院。近景，爱絲波朗莎。

她弯着腰在一个大木盆旁洗衣服。她停下来，回想着那个夜晚，微笑了。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在小夜曲的晚会上，我們忘掉了我們的煩惱和困苦——連拉蒙……

一个新的画面迭現在銀幕上——

于是我們看到拉蒙和康苏乐·吕茲在跳舞，爱絲波朗莎面带微笑地在旁边看着。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那天晚上因为身体不方便，我不能跳舞。可是当他跟別人跳舞的时候，我真的并不吃醋……因为，只要看到他又笑了，我就高兴了……

内景，拉蒙家的客室，全家正在用飯。

这时我們看到爱絲波朗莎正在照料一家人吃飯，她給拉蒙舀了一匙豆子。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可是爱絲波朗莎却忙得連吃的工夫都沒有。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后来，有一天早晨，我正在晾洗好的衣服的时候，魯茲·莫萊斯在說拉蒙的閑話，說他在小夜曲的晚会上，老是跟康苏乐跳舞……

稍近的角度，画面上出現爱絲波朗莎。

当她晾衣服的时候，她的臉上現出嫉妒的表情。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魯茲是好意……不过有时候她爱說閑話。

另一角度，院子，摄影机对着前門。

在背景深处，我們看到三个妇人在进魯茲家的院子，向魯茲走去。她們向爱絲波朗莎点头招呼。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我們正在談話的时候，黛丽莎·維多、康苏乐·呂茲和巴恩斯太太来了。她們是妇女代表，要訪問所有的工人家屬。关于卫生設備的問題，她們說……

稍近的角度，三位妇女代表站在柵栏旁边。

爱絲波朗莎向她們走来。在整个場面里，两个孩子 在柵栏上爬着玩，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又爬向 两边，像是一种交錯的几何图形的舞蹈。魯茲在忙着晾 她的衣服。我們看到代表們在跟爱絲波朗莎和魯茲悬切 地談話，可是我們只听到——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黛丽莎說，卫生这件事就像天气一 样，人人都会談，可是就沒有一个人来管。康苏乐 說，盎格魯工人有浴室和热水管子，为什么我們沒 有呢？

爱絲波朗莎 (叹息着)我知道，我跟拉蒙談过这个問題， 就是在一个星期以前談的。

露斯 他怎么說？

爱絲波朗莎 他們已經把这个要求撤銷了。

康苏乐 (叹气) Es lo de Siempre (他們总是这样子。)

黛丽莎 (勇敢地)我們一定要讓他們明白——讓他們正

視這個問題。(對露斯)給她看咱們的標語。

另一角度：群像鏡頭。

露斯舉起她挾在腋下的一塊我們一直還未發現的標語牌，標語牌上面寫着：

“我們要衛生設備！反對歧視！”

康蘇樂 我們還要搞許多這樣的標語。然後我們要集合所有的家屬，直接到礦上去！

愛絲波朗莎 到礦上去？

黛麗莎 當然嘍。他們是在那裏談判呀，在公司的辦公室裏。我們上那兒去布置糾察線。

康蘇樂 那樣一來，他們兩方面就都明白我們是多麼認真的了！

愛絲波朗莎 (大吃一驚) 糾察線？是……是女人們的？

露斯 是啊！不行嗎？

魯茲把一條濕褲子搭在晒衣繩上，沒有把它打開便晾起來。

魯茲 你們可以把我算上。

愛絲波朗莎 (很不以為然地) 魯茲！

魯茲 听着，我們應當屬於劈柴工會。我們給男人作早飯得劈柴；給他們洗衣服也得劈柴；燒烙鐵，擦洗地板，燒午飯都得劈柴……你們知道他回家來說什麼？(模仿着安東尼的語調)“你一天都干些什麼來着？盡在看滑稽畫報吧？”

所有的女人們都低聲地笑起來，只有愛絲波朗莎沒

有笑。

黛丽莎 快点，爱丝波朗莎——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去！

爱丝波朗莎 不，不，我不能去。要是拉蒙看见我在糾察队里……（声音越来越低）

康苏乐 他会怎么样？打你嗎？

爱丝波朗莎 不，不……

突然間我們听到远处响起了五声短促的汽笛声。她們立刻靜下来傾听着。这时又传来五声短促的汽笛声。

外景，矿井口。远景，白昼。

我們可以看到从洗矿台上的汽笛里喷出来的一小团一小团的蒸汽。随后我們又听到五声短促的汽笛声。

摄影机又轉向妇女們。

她們都僵立在那儿，显出忧虑不安的样子。魯茲冲口說出大家已经想到的話——

魯茲 ……事故……

她把她的儿子从柵栏上一把拉下来，帶着他匆忙地跑出門，到大路上去了。其他的人們也都像着了魔似地跟着走了。汽笛继续响着。

一連串的镜头，表现出——

妇女們从她們的房子里走出来，朝着矿井的方向望去。

妇女們排成长列，沿着通往矿井的土路向前走去。

爱丝波朗莎因为怀孕，所以越走越慢，她拉着爱丝蒂拉的手在后面跟着。

外景，矿井。中远景，白昼。

人們从四面八方朝着洗矿台匆匆跑去。其中有两个人抬着一付担架。在这样近的距离，汽笛的鳴叫声更加响了。

外景，管理处办公室。中远景，白昼。

工会的談判代表呂茲、維多和巴恩斯从公司办公室走出来，急急地奔向矿井口。矿长亚力山大和公司的两个職員跟在后面。

外景，通往矿井的路。远景，搖镜头。

一辆滿是尘土的老式救护车嗚嗚地拉起警笛，沿着通往矿井的窄路一顛一簸地疾駛而来，車子前面的妇女們赶快給它让路。

外景，洗矿台。中景，升降車。

当升降車升到地面上的时候，一群矿工围在升降車的四周，紧张地等待着。几个戴着錫帽盔的矿工挤在升降車里面，因为他們的臉都很髒，所以我們无法辨认出他們是誰。

中远景，妇女和孩子們。

她們已经站在离矿井口不太远的一个小山上，向下面望着。

从她們的角度望过去的矿井口。

那么多人围着受伤的人，以致我們仍旧看不出伤者是誰。不过我們却看見一个人在担架上。两个人抬着他走向停在那儿的救护车。

摄影机轉向妇女們。近景，群像镜头。

一个女人从人群中冲出，飞也似地跑下山去。其余的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叹息——这是一声如释重负的、痛苦的和同情的三种心情交织在一起的叹息。

魯茲 是卡林斯基先生！

救护车的后面。中景。

许多矿工都在那儿焦急地转来转去。受伤的人被抬上救护车后，车门就关上了。卡林斯基太太就在这当儿跑了过来，她在车门上砰砰地拼命敲着。

卡林斯基太太（发了狂似地）让我看看他！让我看看他！

几个矿工竭力设法安慰她。救护车开走时，他们把她拉开。

众 卡林斯基太太，他就会好的……

他光是腿断了，别处没受伤……

喂，来吧，你可以到医院看他去……

焦灼不安的群众。从另一角度表现：

矿长亚力山大来到总监工面前。拉蒙紧挨着他。他身上很髒，汗流满面，怒不可遏。

亚力山大 是怎么出的事？

巴頓 他跑进坑道去——这小子正在那儿爆炸。（他指着拉蒙）

拉蒙（激昂地）我老早就跟你说过一定会出事的。要是一个人单干，准会出事的！

亚力山大（对拉蒙）你为什么不放警报信号？

拉蒙 (指着巴頓，諷刺地)你的監工說過，那是監工的事！

巴頓 就在他爆炸以前，我還檢查過坑道，那兒一個人也沒有；那傢伙一定是睡着了或是怎麼的。

拉蒙 你根本沒在那兒，你在發電站呢！卡林斯基告訴我啦——

巴頓 (輕聲地)你胡說，混蛋！飯桶！下流坯……

拉蒙向他撲去，巴頓連忙避開。拉蒙還想往前衝，但薩爾和弗蘭克拉住了他。我們聽到一群人憤怒的吼聲。

眾 (用西班牙語和英語)

Déjame (宰了他)！我要宰了他！

抓住他！抓住他！

Basta(好了)，拉蒙！

得了，喂，拉開他們……

亞力山大 (指着拉蒙)喂！你先別急！人受了傷，我也跟你一樣難過，懂嗎？

拉蒙終於平靜了下來。背景中的礦工們排成了一個不整齊的方陣。工會的三個談判代表和拉蒙、礦長、總監工則在前景中聚成一堆。亞力山大轉向眾人——

亞力山大 發生事故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損失，——對於公司來說，損失就更大了。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跟你們的談判代表已經花費了很多的時間。

薩爾 應該說我們已經花費了很多的時間。你們什么都

不干，光是搖脑袋！

亚力山大（尖刻地）干嗎不把俏皮話留到會議桌上去說呢？（看表）好啦！我看沒有理由把这个時間当做白拿工錢的休假日來消磨。我們大家都回去工作吧！

他向前走了兩步，注意到沒有一個人動，他又停下來。

亚力山大（命令地）巴頓先生！

巴頓（連聲帶哄）好啦，伙計們！熱鬧過去啦，我們該回去啦！

巴頓朝礦井走去，但是工人們都不動。我們隱約聽到礦工中間有人用西班牙語在悄聲說話——

众……hora（是時候了。）

……sí, Yo creo que sí.（我想是的。）

另一角度，特寫亚力山大。

亚力山大（怒氣沖沖地向維多）他們說什麼？

查利·維多 不懂。

亚力山大（轉向弗兰克）喂，巴恩斯，怎麼樣？告訴他們回去干活吧。

弗兰克（笑嘻嘻地）他們不是給我干活的，我倒是替他們服務的。

亚力山大（严厉地）呂茲！

稍大的角度，攝影機對着礦工們。

薩爾·呂茲慢條斯理地點起一支香煙，然后用西班牙語大聲叫着——

薩尔 都看你們的啦，哥儿們！

工人队伍中頓時发出一陣喃喃的低語：“Si, Si”
(是呵，是呵)有几个矿工看着拉蒙。拉蒙突然轉过身去，朝着洗矿台附近的发电站大踏步地走去。在穿过矿工們的行列时，他用极大的声音喊道——

拉蒙 桑蒂！

外景，发电站。近景，門口。

当名叫桑蒂(魏·桑蒂)的人把脑袋探出白铁棚小屋的門口时，我們听到画外一声喊叫——

拉蒙的声音 Apáglo (关上电門)！

桑蒂的头縮回去了。

配电盘。近景，配电盘上的几个工厂用大型电閘。
桑蒂伸手拉开了电閘。

外景，洗矿台，压碎机的特写。

矿石在里面嘎啦啦地轉动着的巨型粗压机，突然停止不动了。

外景，洗矿台，輸送带的特写。

輸送着从压碎机碾出来的小块矿石的皮带驟然停止轉动。

摄影机又轉向工人們。全景。

一切都突然靜止下来，靜得一点声音都沒有。拉蒙又走到他的矿工同志們的队伍里。他站在队伍尽头的安东尼的旁边。沒有一个人动一动或說一句話。

稍近的角度：矿工的行列。

安东尼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拉蒙一下，朝着画面外指指。拉蒙转过头去，向画外望去。其他的矿工们也紛紛地转过头去，向画外望着。

中景，监工和矿长。

他們两人站在緘默的矿工面前。巴頓发觉人們并不在看他，而是朝他身后远处的某一高地望着。他便也掉转头朝那个方向看。亚力山大慢慢地也跟着转过头去。

从他們的角度望过去，远景，妇女和孩子們。

她們站在矿井上面的小山上，她們严肃地站在那里，一声也不响。婦人們的裙子在风中飄蕩着，像飄揚着的旗帜，像一支前来支援正規軍的游击队的破旧的旗帜。

（漸隱）

（漸顯）特写，汽車上的執照牌。

这是一块新墨西哥州的執照牌。虽然是黑夜，我們可以清楚地辨認出白底子上的字：

“迷人的地方”

摄影机緩慢地往后拉：

一只牧童穿的长統皮靴，蹬在汽車的保險杠上。

摄影机再往后拉：

一条穿咔叽布裤子的腿，一支装在皮套里的珠柄手枪，随后是一个靠在车头上的警察的全身。他拿着一根火柴杆在剔牙，眼睛凝望着——

外景，工会大厦，镜头摇过警车，黑夜。

警车挑衅似地停在大厦入口处附近。门口挂了一块用反光灯照明的牌子，说明这就是工会大厅。我们听到那幢挤满了人的房子内传出一片嗡嗡的喧嚣声。在前景的近处停着另外一辆汽车，里面坐了几个女人和小孩。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那天晚上工人们举行了一次工会会议……就为的是正式通过罢工。

忽然间我们听到会场里面响起一片掌声。门开了，路易斯和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一蹦一跳地出来，向汽车跑去。摄影机跟拍。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会开了没有多大工夫，就表决罢工了——结果九十三票对五票。

我们看到停在前景近处的汽车的门开了，露斯、巴恩斯和黛丽莎从车厢的前座走出来，康苏乐手里抱着一个睡着的婴孩，从后座下来。爱丝波朗莎是最后走出来的。爱丝蒂拉睡在她的怀里。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黛丽莎说现在该是我们进去的时候了；我不想进去，……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会会议，可是她们说：一个人去了，大伙就都得去……

我们看到女人们连哄带劝地说服了爱丝波朗莎，她勉强地跟着她们朝工会大厅走去。

工会大厦全景：黑夜。内景，工会大厅。

从大厅门口望进去，一百多个矿工集中地坐在屋子中间的几排长凳上，他们对面是工会的干部们。在背景中萨尔维多·吕兹正在主持会议，弗兰克·巴恩斯坐在他旁边的桌子跟前，在主席旁边站着查利·维多，他正在发表激昂的演说。我们听到查利的西班牙语演讲，但随后他的声音就被压低了，我们听到——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我们进去的时候，会快要开完了，查利·维多正在演说，他说，这次罢工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平等。可是矿山的老板会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来阻挠他们取得平等。

工会大厅。另一角度，把妇女们包括在镜头内。

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查利·维多的演说，以致使他们没有注意到妇女们进入会场。她们知趣地用脚尖悄悄地走到厅内靠墙的地方，在空着的凳子上坐下来。这时爱丝蒂拉醒来了，在明亮的灯光中眨着眼睛。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他说老板们会向外界说，铍是战争所需要的物资，罢工的矿工就是祖国的叛徒……

工会大厅。全景，查利。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他说老板们会离间盎格鲁血统的工人和墨西哥血统的工人，还会奖赏那些出卖工人弟兄的人……查利说，对于老板们的这种阴谋只有一

个回答，就是团结一致，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

查利结束了他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坐下来。萨
尔站起来敲着小槌子让大家肃静。

群像镜头，妇女们。

露斯和黛丽莎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康苏乐，催促
她站起来——可是康苏乐很紧张，她把熟睡的婴儿抱得
紧紧的。露斯一把抱过孩子，黛丽莎干脆就把康苏乐推
了起来。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当康苏乐最后站起来要求发言时，
他们都快要休会了。

稍大的角度，镜头摇过萨，把妇女们包括在画面
内。

查利·维多扯扯萨的衣袖，指着女人们坐着的方向。

萨 呃，你们妇女们有什么要声明的吗？

康苏乐（犹豫地）嗯，我想这不算什么声明。家属们要我
来……

场内发出喊声 声音大一点！

萨 康苏乐，你到这边儿来讲好么？

康苏乐窘迫万分地朝着摄影机走入前景。她面对着
工人们，重新开始讲话，她又紧张，又想要说得响一
点。

康苏乐 家属们一直在谈论卫生设备的问题，……我们
在想……如果像你们刚才所说的那样，要解决的是

平等問題，那麼我們在自來水設備上也應當要求平等……

近景，群像鏡頭，礦工們。

有些人對於婦女們的插口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有人彷彿還覺得有趣。安東尼在阿弗烈多耳朵旁小聲地說了几句話，阿弗烈多大笑起來。拉蒙蹙着眉頭轉頭去向愛絲波朗莎那邊張望，那種神氣就好像他看見了一個沒有戴頭巾的女人走進禮拜堂似的。

康蘇樂的聲音 我是說，是不是可以把它算做罷工的要求之一，……有些家屬們還想……呃，……要是我們能夠的話，我們願意幫忙。……

全景，會場，從大廳後面來拍攝康蘇樂。

康蘇樂（結結巴巴地）……我們想，組織一個婦女后援隊，也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我是說，呃，衛生設備和婦女后援隊就是我們的建議。

康蘇樂慌忙回到她的座位。

攝影機停住不動。

我們聽到一陣不起勁的、疏疏落落的掌聲。隨後一個男人的假嗓子的格格笑聲引得哄堂大笑。薩爾站起來，不好意思地微笑着。

薩爾 她剛才的建議可以記錄下來。弟兄們，我要向你們聲明一下：我並沒有叫我的老婆提出這個要求（笑聲）現在我們對於婦女們的支援表示感謝。不過

我們還不能成立婦女后援隊，除非我們得到國際工會的許可，但是那還需要一些時間。同時——時間不早啦，我建議把這個提案暫時擱一擱，……因為我們晚上還要開一個糾察隊長的會。

矿工甲（在會場中）提議休會！

矿工乙 附議！

薩爾 現在宣布散會。

薩爾放下他的小槌子，會議結束了。有的矿工向門口擠去，有的在會場里來回走着。露斯和康蘇樂走到會場前面。在幾個快速的連續鏡頭中，畫面變化了四次：

雙人鏡頭，薩爾和康蘇樂——

薩爾 你為什麼事前不跟我商量一下？真把我弄得不好意思！

康蘇樂 你還不好意思！（幾乎要流淚了）那我又該怎麼樣呢？

雙人鏡頭，露斯和弗蘭克——

不待弗蘭克站起來，她就身子斜倚在講桌上，尖酸地說——

露斯 你憑什麼不支持她？你是你們這一伙里頂壞的家伙！

弗蘭克 可是，親愛的……

露斯 要不，你們干嗎不索性在外邊貼一張告示，寫上：“女人与狗不准入內”呢！

會場的另一角，奎利和黛麗莎——

查利 不过，黛丽莎，这些事情，你们不能要求过高呵。

黛丽莎（激烈地）就准你们乱要求——要求我们都回到原来的位置去！

爱丝波朗莎和拉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

爱丝波朗莎抱着又睡着了的爱丝蒂拉，拉蒙走在一群正在涌出会场的矿工们后面。当两个矿工经过摄影机镜头时，我们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说——

矿工甲 这倒是个好主意——把卫生设备也列入要求啦。

当拉蒙走进前景时，他稍稍摆了摆手，示意爱丝波朗莎跟着他走。她顺从地跟在他后面。

外景，工会大厦。中景，摇镜头，夜晚。

拉蒙从大厦中走出，向前景中大厦的一角走去。爱丝波朗莎在黑暗中走近他，跟他站在一起，拉蒙小声地指着孩子说——

拉蒙 你干嘛把她带到这儿来？

爱丝波朗莎（满不在乎地）要不怎么办呢？难道我就不来了吗？

拉蒙 那么，你干嘛要来呢？

爱丝波朗莎（辩护地）……她们把我给说服了。

拉蒙 还好，你还没像康苏乐那样当众出丑！

拉蒙向四周望了望，看看有没有人在注意他，可是附近并没有别的矿工。拉蒙便用胳膊揽着她的腰。

拉蒙 这儿用不着你……（吻一下他那熟睡的女儿）可是爱

絲蒂拉需要你，（溫柔地拍拍她的背）還有這個將要生下來的一一也需要你（吻了吻愛絲波朗莎的臉頰）而且我也需要你——需要你保持現在這個樣子……

礦工的聲音（畫外音）嘿！拉蒙！

外景，工會大廈。較大的角度，攝影機對着大門。

礦工 來呀，糾察隊長開會啦！

拉蒙向他招了招手，就離開他的妻子，又走進大廈。愛絲波朗莎朝着門口走了幾步，又回到敞着的大門附近的燈光陰影下。

中近景，愛絲波朗莎。

有很多人在她的周圍走來走去——有的走開，有的重新進入大廈。愛絲蒂拉被她父親吻得半睡半醒，她兩隻胳膊把她媽媽的脖子攏得更緊了，使她的脖子越垂越低。愛絲波朗莎站在那兒，茫無目的地望着，宛如一座寂寞的、被遺棄的女性的孤島，被包圍在一群堅強的、男性的、波濤洶湧的大海裡。

鏡頭漸漸化入外景，糾察綫。遠景，介紹鏡頭。

這個搖鏡頭應當儘可能地把外景地點的內容都拍攝進去。三十多個礦工在一條骯髒的土路上向着反時鐘方向巡邏着。在這個弧形的糾察綫那邊的大路兩旁，各有一塊路標：

“德拉瓦鮮礦有限公司

禁止入内”

“矿工罢工

我們要求平等”

这个地区虽然没有設置任何障碍物，然而这些路标却标志出一个无形的界限。除了走这条大路以外，工人要想到矿井里来是困难的。因为大路的右边是一个陡峭的长满了树木的山坡。这条大路绕着这座小山一直通到背景深处的那个废料堆，然后又蜿蜒地弯上山去，直达矿井所在的山丘。大路的左边是一条铁路支线和一道小沟。沟上面有一座旱桥，桥的那头是另一条通往铔城的路。靠近糾察队的警戒区的路旁停着两辆警車。在这个場面中看不到一个妇女。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罢工就这样开始了——就像历次罢工一样。公司方面說，要是工人們不复工，就談不到和解。可是他們的复工运动沒有发生效果。拉蒙說，在铔城里找工賊就像在天堂里找財主一样……

(划)

糾察线。較近的角度。

两辆敞篷的大型旅行車，滿載着破坏罢工的工賊，慢慢地駛近糾察线。打头的一辆在这堵人墙面前停住了。糾察队虽然没有摆出声势逼人的架势，可是他們在团結一致的沉默中，显示着一种严肃的威力。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所以公司后来就从城外招募了一些破坏罢工的人，都是盎格魯人——有些是失去了土

地的牧場老板……有些是年青小伙子——拉蒙說他們是來找刺激的。

我們看到打頭的那輛車轉了一個U字形的大轉彎兒，就從原來的路回去了。緊跟着第二輛車也跟着駛走了。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可是他們一看到糾察隊那麼大的規模就吓破了膽。多半都吓得再也沒來……

另一角度，畫面上出現警車。

它們停在糾察線附近。六七个警察閑散地站在左近。他們穿着咔噠制服和長統皮靴，戴着卷邊的呢帽，得意揚揚地炫耀着他們的武器。他們仿效着小說里的那種帶槍的歹徒，把束腰皮帶垂得低低的。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警察局長的人在那兒。他們站在糾察線的左近夸耀着他們的武器，想找一個使用它們的機會。可是礦工們却光是一天又一天地，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在那兒巡邏着……(划)

外景，拉蒙家外面的大路。全景，白晝。

查利·維多和另外一個礦工站在一輛卡車後面，正給愛絲波朗莎和魯茲·莫萊斯她們分配糧食。配給的小口袋里裝着豆子、玉米片和咖啡等食物。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起初就像是不成文的條例一樣，女人們都躲在家里，工會配給我們口糧，我們必須要計算好怎樣靠它來养活我們一家大小……

外景，糾察綫。中景，白晝。

這會兒糾察綫上只有幾個隊員在那兒站崗，對這種單調的氣氛感到厭倦的礦工，巡邏的步子愈來愈懶散起來。我們看見薩萊莎爾太太（在小夜曲晚會中露過面的老太太）在糾察綫附近站着。她在織毛衣。糾察隊長拉蒙和其他的礦工們都沒好氣地看着她。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後來有一天早晨，薩萊莎爾太太到糾察綫來了。她的丈夫是在好些年以前的一次罷工中犧牲的……所以她要在那兒……（划）

糾察綫。造化，又是一天。

薩萊莎爾太太現在跟礦工們在一起巡邏糾察綫。她还是在織毛衣，她那種鎮靜而堅定的表情毫無改變。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誰也記不清到底是怎麼起的頭，只記得有那么一天，薩萊莎爾太太開始跟他們一起巡邏了……從此她就一直跟着他們巡邏下去。（划）

糾察隊的崗哨。另一角度。

我們看到黛麗莎·維多站在一部破旧的汽車旁，在給她的丈夫倒咖啡。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過一會兒，有些家屬們都來開始給她們的丈夫送啡咖……有時也許送一兩個軟面包，因為在糾察綫值崗的人會感覺又累又餓的。（划）

糾察隊員。群像鏡頭。

当安东尼在啃着他老婆鲁兹给他送来的软面包时，有几个糾察队员在那儿馋涎欲滴地呆望着安东尼。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大約就在那个时候，工会决定了还是成立一个妇女后援队的好。（划）

糾察队的崗哨。另一角度。

又一天。有几个矿工充当了一次木匠。他们用碎木料和白洋铁皮在靠近糾察队的地方搭建一間棚子。有几个女人在还没有造好的棚外摆起了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盆豆子和一个咖啡壶等，在这些女人里面却没有爱絲波朗莎。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罢工委员会說，这么一来，对糾察队的紀律可太有保证了，这样，人們可以按照規定的時間吃飯，并且随时都有热咖啡喝。（划）

外景，咖啡棚。中景，白昼。

現在棚子盖好了。我們看見拉蒙向門口走去，站在門口的一个妇人递給他一杯咖啡。他尝了一口，便皺起眉头做了一个苦臉。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我起先沒到糾察队去，因为我的产期临近了——而且拉蒙也不贊成我去。但是拉蒙是个爱喝可口的咖啡的人，他挖苦別的女人說，她們煮的咖啡跟鋅泥一个味道……（划）

迭化：咖啡棚。画面上出現站在棚門口的爱絲波朗莎。她那怀孕的肚子比以前更显著了。可是当她倒了一杯

咖啡遞給拉蒙的時候，她的臉上閃耀出一絲罕見的微笑。可以看見愛絲蒂拉在她媽媽的裙子后面向外偷看。
愛絲蒂拉的聲音 所以有一天，我煮了咖啡……

拉蒙 一點一點地呷着他的咖啡，慢慢地走向糾察綫去，攝影機跟拍。

糾察綫。群像鏡頭。

人們這會兒沒有在那裏巡邏，而是三、五成群地站在大路上。卡林斯基也在其中，他拄着一副丁字杖，他的一條腿夾在石膏板里。拉蒙從衬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核對着上面的人名。

拉蒙 現在我們來看……誰沒到？卡穆波斯？

卡林斯基 他病了……在家里，躺着呢。

拉蒙 普里多……塞巴斯田·普里多。

矿工乙 兩天沒見他啦！

任金斯（進入鏡頭，嘻嘻地笑着）嘿！拉蒙，你聽我說：

昨晚上總監工找我來了，他說要是我發起一個复工運動，他就叫我當工頭。他說：“任金斯！何苦跟他們那些吃五香碎肉蒸玉米粉的傢伙們^①搞在一塊兒！”我告訴他說，我就愛吃這個玩意兒。

人們都大笑起來，拉蒙也笑了，但是在他看着任金斯的目光中却帶着一種懷疑的神氣。正在這時，由阿弗烈多·代阿茲帶領着的三個矿工編成的偵察小組從山坡那兒跑過來。阿弗烈多向拉蒙報告，他氣喘得很厲害。

① 指墨西哥血統的美国人。——譯者

阿弗烈多 山那边溜进了两个工贼。其余的都给我们赶回去啦！

拉蒙 看出来他们是誰嗎？

阿弗烈多 (摇头)是盎格魯人，城外来的。不过他们不是矿工——我可以发誓。他们连“铎”跟“新諾拉”^①这两个字都分不清。

拉蒙 好吧，你带五个人去吧！你们先去喝点咖啡。

当偵察小组的三个人离开拉蒙向咖啡棚走去时，糾察线上的一个矿工大声叫道——

矿工甲 嗨，拉蒙，矿长来啦！……

外景，蜿蜒的大路。远景，从糾察线看过去的角度。

在通往铎城的大路上，在旱桥的那边，我们看见一辆闪闪发光的凯第勒克牌新汽车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向这边慢慢驶来，在相当距离以外的地方停下来。

近景，凯第勒克牌汽车。

矿长亚力山大坐在司机座上，旁边是从紐約公司来的一位代表乔治·哈特威尔。哈特威尔穿着一套整洁的斜纹呢西服，戴着巴拿馬草帽。他眯着眼睛朝矿长指点的方向凝视着。

亚力山大 你打这儿看，可以把情况看得最清楚。那是他们的主要糾察线。后面那条大路上还有一条糾察

^① “新諾拉”是一种美国皮鞋油的牌子。——譯者

线和巡逻的偵察小队……

反方向的搖镜头，从他們的角度表现出警車、糾察线、沒設防的小山和山那边的矿渣堆。

哈特威尔的声音 他們在公司产业的周围巡逻放哨嗎？

你为什么不把他們赶出去呢？

亚力山大的声音 可是，哈特威尔先生，住宅区和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司的财产呀！你把他們赶到哪儿去？

而且誰来赶呢？

摄影机又回到汽車。双人镜头。

哈特威尔 我們拨下来的一千块雇新警察的錢怎么样了？

亚力山大 大概是落到警察局长的腰包里去了。

哈特威尔 (鼻子里哼了一声)以后頂好雇一些你們公司里的警卫。让他們来当警察——

可是在我們的薪金賬上支錢。

亚力山大点点头，扳上排擋，开走了。

外景，大路。中远景，在駛行中的凱第勒克牌汽車。

汽車拐了一个弯，駛上山坡，在警車的附近停下来，这些輛警車停在离糾察线有三十步远的地方。警察局长朝着凱第勒克牌汽車走过来。

近景，凱第勒克牌汽車，警察局长向亚力山大坐的这一边走来。

警察局长的外表和言谈都像一个新墨西哥的牧场主，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他以一种表示敬礼的手势碰了一下他的呢帽沿。

警察局长 早安！

亚力山大 怎么样啦？

警察局长 噢，你从城外雇来的那些新家伙——今天早晨我们用卡车把他们送到这儿来了，可是他们朝这个纠察线看了一眼，就夹着尾巴跑啦！

哈特威尔（望着纠察队队员们）我看他们倒并不是那么难对付。

警察局长（怀疑地）不过，哈特威尔先生，他们中间真有几个厉害的家伙，特别是站在那儿的那个纠察队长——他叫甚么名字来着……好像是拉——拉蒙德……

亚力山大 呃，对啦。我知道那小子，（沉思地）先把那小子搞服帖就好啦，是不是？

他把汽车的排挡一扳就疾驶而去，警察局长有礼貌地把手在帽沿上碰了一碰。镜头又回到纠察线。

现在人们在巡逻着。他们排成一个紧密的椭圆形的队形。从大路这边走到那边，就这样地来回巡逻着。卡林斯基拄着拐杖跟在他们旁边一跛一拐地走着。拉蒙站在大路中间，脸朝着纠察队，背对着向他们驶来的凯弟勒克牌汽车。他装出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向工人们讲话。

拉蒙 你们为什么不让这些位先生们通过呀？难道你们

不知道車上坐的是什麼人嗎？

安東尼（高聲喊着）從莫斯科來的後台老板——給我們送金子來的。

拉蒙 不對，不是的！是公司的董事長——老遠地跑來是專為委任任金斯當總經理來啦！你們干嗎這樣粗野呀？

礦工們一边走一邊裂着嘴笑，有一個人任金斯的背上拍了一下。

內景，凱第勒克牌汽車。透過汽車前面的擋風玻璃的雙人鏡頭。

汽車又停住了，在背景里可以看到糾察綫。亞力山大對於這樣的陣勢是習慣了，可是哈特威爾卻惱火起來。

哈特威爾 他們不打算讓我們通過嗎？

亞力山大 最後會讓我們過去的。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儀式，讓我們看看他們的威風。

哈特威爾 幼稚。

亞力山大 唔，他們有許多地方都像孩子一樣幼稚。有時你得奉承他們，有時你得打他們的屁股——有時你得餓着他們。

哈特威爾 紐約方面不喜歡這種把他們餓垮的策略。礦井已經停工六個星期了。

亞力山大（手指窗外）你看，我們剛才談到的那個人走過來了。

我們看到拉蒙离开糾察綫，向汽車这边走来。他还在喝着咖啡。亚力山大吃吃地笑起来。

亚力山大 他真是个人物。他还說現在开矿的这块地方一度是他祖父的产业呢。（两人都大笑起来）

另一角度，镜头对着汽車，这时拉蒙走到車旁。他倚着車，向車内张望。

拉蒙（有礼貌地）亚力山大先生，想上你的办公室去嗎？

亚力山大（半笑不笑地）当然。你以为我停在这儿是要喝一杯咖啡嗎？

拉蒙 你不妨来一杯。

亚力山大 不用了，謝謝。

拉蒙（看一眼哈特威尔）矿工們很想知道这位先生是誰。

亚力山大 这不关他們的事。

哈特威尔（急忙插嘴）没有关系，这不是秘密。我的名字是哈特威尔。我是从公司的东部办事处来的。

拉蒙 你是說从德拉瓦来的嗎？

哈特威尔 不。从紐約来。

拉蒙（装出敬畏的样子）紐約？你該不是公司的总经理吧？

哈特威尔（微微地笑）不是。

拉蒙 可惜。矿工們一直想見見这位总经理。（满怀希望地）

那么你是来这里調解罢工的吧？

哈特威尔（耸耸肩）唔，如果可能的話……

拉蒙 当然可能。只要談判就行。

哈特威尔（冷冷地，向亚力山大）我們是在跟工会的发言

人說話嗎？

亞力山大 不見得是。不過我希望他是。他對於采礦要比那些搞工會的窩囊廢懂得多些，但是我們却不得不跟那些窩囊廢打交道。

哈特威爾沒有料到亞力山大會這麼說話——但是拉蒙的臉驟然沉了下來。亞力山大望著拉蒙，盡量裝出很誠懇的樣子，繼續說他未說完的話。

亞力山大 我說的是正經話。我了解你的工作成績。在這次風潮開始的時候，你本來有做監工的希望——你知道嗎？你在公司里很有前途，但是你却讓那班共產黨把你煽動了。現在他們要把你出賣了。為什麼你還不醒悟呢，拉蒙？（稍停）你叫拉蒙吧？

拉蒙 不。我叫金泰羅。金泰羅先生。

隨後是片刻的沉默。亞力山大咬著嘴唇，碰了這個釘子，他甚為惱怒。

亞力山大 你打算讓我們通過呢——還是要我去叫警察局長來呢？

拉蒙 並沒有什麼攔阻你們呀。（他向后退了退，用手指路）
從他們的角度望過去的大路。

大路上什麼障礙也沒有了。糾察隊不再在那兒巡邏，而是面對面地在大路兩旁排成兩行。我們聽到凱第勒克牌汽車加速馬達的聲音。疾駛的汽車忽然出現在畫面上，經過糾察隊的行列向前駛去，揚起一陣塵土。拉蒙走入畫面，向糾察崗哨走去。他向礦工們大聲嚷着——

拉蒙 我弄錯了！他們不要任金斯當總經理——他們要

我！

矿工們笑起来。他們又在路上散成了三三五五的小隊。

外景，咖啡棚。中景。

拉蒙笑嘻嘻地緩步向站在門口的愛絲波朗莎走去。

拉蒙 你該聽見那個傢伙說些什麼了吧。想得多美！他說可以把我提升當監工呢。Fijate(叫我自己決定)！

愛絲波朗莎笑了，突然她后退了一下，用手按着腹部。拉蒙吃了一驚。

拉蒙 怎么了？

愛絲波朗莎 (又笑了) 沒什麼。只不過有一點兒難受……

拉蒙 你不該到這兒來的。

愛絲波朗莎 不，沒有什麼。我喜歡這兒。所有我的朋友……

拉蒙 (命令地) 不！我要你回家。馬上就回去。聽見沒有？

愛絲波朗莎 (順從地) 好吧。

她牽着愛絲蒂拉的手，開始向警車那邊走去。拉蒙護送着她。攝影機跟拍。突然我們聽到遠處傳來一個男孩喊叫的聲音——

男孩的聲音 爸爸！爸爸！……這兒！

拉蒙 (回頭看) 那是路易斯嗎？他在幹什麼？又逃學了嗎？

畫面上現出樹木茂密的小山。從他們的角度望過去的遠景。在遠遠的斜坡上茂密的杜松林中，我們可以看

出两个男孩：路易斯和一个同样年紀的伙伴。他們拚命揮动着路臂。拉蒙走入画面的前景，用两手圈着嘴巴，大声嚷起来——

拉蒙 路易斯！下来！到这儿来！

路易斯（声音远得几乎听不見）爸爸！我們看到他們了！
两个工賊！在那边！

較近的角度，路易斯和他的伙伴。

第二个男孩（指着那边）他們躲在沟里。就在那边！

镜头回到糾察崗哨。

矿工們竭力想找出那两个工賊。他們急躁不安地到处乱跑，大家七嘴八舌地說起来——

众

Qué dijo（你說什么）？

他发見两个工賊……

在哪儿？

就在那边的沟里……

大家来啊，讓我們去抓住他們……

拉蒙（叫着）等一等，弟兄們！你們几个人——安东尼，阿弗烈多，桑蒂，你們跟我来。其余的留在糾察线上。

四个人在与铁軌平行的大路上跑步而去。摄影机停住。

爱絲波朗莎走入画面的前景。她拚命地叫着——

爱絲波朗莎 路易斯！路易斯！到这儿来呀！

路易斯的聲音（远远地）那边，爸爸！他們就在那里！

爱絲波朗莎穿过糾察线，向前走着。

爱絲波朗莎 路易斯！路易斯！

山側。远景。

路易斯和他的伙伴沿着山坡斜跑下来。

沟。搖摄，远景。

两个人影从沟里爬出来后就跑向铁道，穿过铁道就一直向通往矿井的上坡路跑去。

搖摄，远景；拉蒙和他帶領的几个人边跑边向四下散开，想要截断工賊的去路。桑蒂向铁道那边跑去。拉蒙留在大路上。安东尼和阿弗烈多則向山上突进。

群像镜头，在警車旁。

警察們振起精神来了。警察局长微笑着，向他們打了一个手勢。四个警察爬进一辆轎車驶去了。

較近的角度；两个工賊在跑着。其中一个藍眼金髮的盎格魯人突然停下来，随后又循原路跑回去。摄影机跟摄另外那个。他跑到那条穿过废料堆直通矿井的路上。

摄影机回拍爱絲波朗莎，她远远落在別人后面，但仍然紧紧地跟随着；孤零零地，像在梦境中行走一样。

迂曲的山路，愈轉愈高。

安东尼在工賊上面的那条路上出現，切断他們的去路。

工賊冲向矿渣堆。

他离开大路，想爬上陡峭的矿渣堆以甩掉他的追逐者，但是他却无法爬上那种像粉末似的灰堆。他一跌一滑、东抓西爬地弄得灰土一阵一阵地崩落下来，結果只得扑回原路。

矿渣堆下面的大路。

从矿渣堆上滚下来的那个工賊，爬起身来，掉头向铁道那边跑去。摄影机跟拍。桑蒂突然出现，拦住他的去路。然后拉蒙也出现了，他把工賊堵在铁道旁的旱桥上。拉蒙与桑蒂慢慢向他逼近。

較近的角度，在旱桥上。

工賊站在那儿，喘着气，滿臉惊慌。現在我們近到可以认出他来。原来他是塞巴斯田·普里多。

相反的角度，摄影机对着拉蒙。他停下来了，被这件意料之外的背叛行为惊得目瞪口呆。

拉蒙 （喘着气）普里多……塞巴斯田·普里多……

他慢慢地走向塞巴斯田。他的眼睛里露出杀意。

塞巴斯田 拉蒙……听我說……看在上帝的面……

拉蒙 你……你……我总以为是盎格魯人干的事，是呀……可是你……

塞巴斯田 拉蒙……听我說……我的生活非常困难……

我不得不找一个工作……

拉蒙 你这个叛徒……吸血鬼……

塞巴斯田 拉蒙——听我說……我的孩子們……

拉蒙 (抓住他的衣領) Tú; Traidor a tu gente; Rompehuelga; Desgraciado; (你! 你是你家的叛徒! 停止罢工! 忘恩負义的家伙!)

塞巴斯田 我的孩子們吃不飽呀!

拉蒙 (搖晃着他) 你以为我的孩子們吃飽了嗎? 你这个叛徒。

塞巴斯田 我知道, 我做錯了。放我走吧。我会离开这个城的……放我走吧。

拉蒙 (輕蔑地) 你以为我要打你嗎? 我还怕你髒了我的手呢……

他冲着塞巴斯田的臉啐了一口, 然后使劲把他一推。塞巴斯田被铁軌絆了一下, 摔倒在地上。

中远景, 从大路望过去的旱桥。警察局长的汽車駛入画面的前景, 車子煞住。警察一个个地跳下車子, 向旱桥那边跑去。远远地我們可以看到塞巴斯田爬起来, 穿过铁道, 又回到他刚才爬出来的那条沟里。拉蒙站在那儿望着他。在他还没有轉过身来以前, 警察差不多已走到他的身旁了。其中一个抓住了他的胳膊。看样子他似乎在抗拒, 可是他的伙伴们都远在听不到叫喚的地方。突然我們看到手铐一閃就卡嗒一声套上了拉蒙的右腕。拉蒙沒加抵抗, 他举起了他的左手, 但是一个警察揪住他的胳膊, 猛力一扭, 把他两手反铐在背后。这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最后他們把他带走了。

另一角度：画面上出现一群矿工和两个男孩，站在那里遥望这个捕人的场面。路易斯想向他父亲那边跑去，但是安东尼一把揪住了他。

中景，在警察局长的车中。

拉蒙被粗暴地推到汽车的后座上，夹在两个警察中间。另外两个警察上了前座。司机把汽车掉转头，扬起了漫天的尘土，疾驶而去。摄影机跟着汽车摇拍，然后停在路旁眺望的爱丝波朗莎的身上。突然爱丝波朗莎向后退了一下，她的手捧着肚子，身子微弯，好像抽筋抽得很厉害似的。

近景，爱丝波朗莎。

她眉头紧蹙，肚痛难忍，意识到她的产期已经迫临了。她绝望地环顾四周，叫唤着——

爱丝波朗莎 路易斯！路易斯！要生……

从她的角度望过去的中远景，路易斯与矿工们听着她叫唤，好像吓呆了似的，我们听到西班牙语的喊声——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要生孩子了！找妇女们来呀！快！

路易斯撒开腿沿着大路飞跑而去。安东尼也跟着跑去，一面回转头来向另外两个人喊着——

安东尼 我去找大夫。你们陪着她！

阿弗烈多与桑蒂向爱丝波朗莎跑来。她摇摇晃晃地在路上走着，想要回到糾察线的岗哨那边去。他们两人跑到她身边，搀着她，半拖半扶地拉着她往前走。

外景：后边一条路。中远景。

警車远远地沿着大路向我们疾駛而来，在一陣卷起的尘土中突然停住了。这是靠近矿山的一块荒地；周圍看不见人。

內景：警車的后座。中近景。

拉蒙笔直地坐着，他的两手被手铐反扣在后面。他左边的警察是一个滿臉雀斑的青年，名叫金勃罗。右边的那个警察面色蒼白，眼窩下陷，下巴頰很寬，名字叫万斯。万斯慢吞吞地戴上一只猪皮手套。拉蒙瞥了手套一眼，然后向車窗外面望去。

拉蒙（他的声音很低，略帶颤抖）你們为什么停下来？

金勃罗（笑嘻嘻地）想跟你談談——要問問你为什么在那儿痛打那个家伙。

拉蒙 瞎說。我没有——

那只戴着手套的手举起来，抽了拉蒙一个嘴巴。

万斯（低声地）現在你該明白那不是跟白人談話的态度了吧。

外景：靠近糾察崗哨的大路。中远景。

我們可以看到薩萊莎尔太太和另外几个女人跑着去接爱絲波朗莎。两个糾察队员跟在后面。薩萊莎尔太太回过头来用西班牙話向他們喊着——

薩萊莎尔太太 你們这些傻子，快回去找一床毛毯！这样我們就可以抬着她走了！

內景，警車內。中全景。

拉蒙現在緊張地坐在那里，等着挨第二個嘴巴。一細條血順着下巴流下來。前面坐着的那兩個警察好像蜡做的假人一樣，對後面發生的事情毫不注意。

金勃羅 嘿，萬斯，你說這個墨西哥佬非常不好惹。可是現在看起來他倒還老實。

萬斯 哦，他的確是不好惹。這個斗牛佬很不好惹。

他那只戴手套的手捏緊了拳頭，對准拉蒙的腹部猛擊了一下。拉蒙被打得直喘氣，眼睛也凸了起來。

萬斯 他就愛這種熱辣辣的味道。他老婆給他準備的玩意兒向來是又熱又舒服——是不是，墨西哥佬？

萬斯沖着他的肚子又打了一下。金勃羅在旁吃吃地笑着。

外景，大路，靠近糾察綫的另一部警車。中景。

卡林斯基一跛一拐地走過來的時候，警察局長與另外兩個警察正站在那兒。

卡林斯基（喘不過氣地）警察局長……我們要請一個大夫，趕快吧。一個女人就要生孩子了……

警察局長 你把我當什麼人了？救護車的司機嗎？

卡林斯基 城裏有一個公司的醫生。我們沒有汽車去接。假使你肯去接他……

警察局長 你開玩笑吧？公司的醫生是不會到糾察綫來

的。

卡林斯基气愤地捏紧了拳头，但又无可奈何。然后他又朝着咖啡棚吃力地跛行回去。摄影机跟拍。远远地我們看見四个男人用一床折叠起来的毛毯抬着爱絲波朗莎。

外景，咖啡棚。全景。

薩萊莎尔太太跟在临时担架旁边。她指揮抬着担架的人走进棚內

薩萊莎尔太太 我們不能把她送回家了……時間来不及了。把她抬进去吧……

內景，警車內。近景。

拉蒙的身子弯得很低，脑袋都垂到了两腿中間。万斯把他拉直。

万斯 抬起头来，墨西哥佬。这是什么坐相。

拉蒙（用西班牙語咕嚕着）我会比你們活得都长，你們这些混蛋。

万斯（低声地）怎么回事？这个墨西哥佬說些什么？

他对着拉蒙的腹部又打了一拳。拉蒙发出一声窒息的喊叫。

現在交替地閃現着爱絲波朗莎和拉蒙的鏡頭。

特写，爱絲波朗莎躺在咖啡棚里的床上，痛得歪扭着臉，气喘連連——

爱絲波朗莎 上帝饒恕我……我有过不要这个孩子的念头。

摄影机回到拉蒙。

金勃罗把拉蒙的头拉起来，万斯用他的老办法揍着他。拉蒙气喘连连——

拉蒙（西班牙语）圣母啊……可怜可怜……

特写，爱丝波朗莎。

爱丝波朗莎（西班牙语）可怜这个孩子吧……让他活吧……

特写，拉蒙痛苦地咬着嘴唇。

拉蒙（西班牙语）哦，我的上帝……爱丝波朗莎……爱丝波朗莎……

拉蒙的声音延续到下面的特写出现以后。

特写，爱丝波朗莎。

爱丝波朗莎 拉蒙……拉蒙在哪儿呢？……

她的全身抽搐着，她拼命地叫起来，她的叫声延续到下面的特写出现以后。

特写，拉蒙。

随着拉蒙和爱丝波朗莎的神志愈来愈昏迷，这两个形象也逐渐交迭、晃动，最后便模糊起来。然后银幕上是一片漆黑。这时候我们听到一个初生婴儿的微弱的哭声。

外景：咖啡棚外。群像镜头。

一大群纠察队员聚集在棚子外面。他们默默无语，焦急不安。不久他们就听到婴儿的哭声。他们倾听着。相反的角度，摄影机对着咖啡棚。

薩萊莎尔太太在門口出現。她隨着這一大群男人。

薩萊莎尔太太 好啦，這兒用不着你們。

安东尼（胆怯地）男孩嗎？（薩萊莎尔太太点点头）母親怎麼樣？

薩萊莎尔太太 她很好。（礦工們都嘻嘻地笑了）這有什麼可笑的。

他們臉上的笑容消失了。薩萊莎尔太太手指着礦山
緩慢地、激昂地向他們說——

薩萊莎尔太太 看，就在那兒，你們的老板們——他們
不管你們的孩子是死是活。就讓他們像牲口一樣地
生下來！（停了——會兒）你們這些人，當你們巡邏的時
候要記住這個。要好好地記住。（她向路上啣了一口）
（化）

內景，天主教堂。全景，白晝。

除了背景深處聖壇上的燈光以外，整個教堂都籠罩
在黑暗中。聖壇欄杆前有一群人的影子——五個男的，
五個女的，他們面對着牧師。我們不能馬上辨認出他們
是誰。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拉蒙在醫院里住了一個禮拜……又
在當地的監獄里關了三十天……他們誣告他打人和
抗拒逮捕。但是我已決定暫時不給小孩施洗禮，一
定要等他回來參加……

摄像镜头，在圣坛的栏杆边。

不止是拉蒙一家，还有安东尼与鲁兹，黛丽莎与查利，露斯与弗兰克，萨尔与康苏乐。安东尼把婴孩举到牧师面前，牧师画着十字，嘴里念着祷文。拉蒙在安东尼背后爱怜地望着婴孩。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这样婴孩就在拉蒙出狱的那一天受了洗礼。安东尼做他的教父，黛丽莎·维多是他的教母。我们替他起名字叫璜。

牧师在婴孩的头上洒着圣水。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按照盎格鲁人的习惯叫他约翰或强尼。但是拉蒙不同意。他的祖父的名字是璜，他的儿子应该叫璜尼多。（划）

内景，拉蒙家的小屋，客厅。全景，夜晚。

还是那几个男人围着桌子玩扑克。我们可以听到电唱机放着墨西哥的跳舞音乐。康苏乐兴冲冲地给他们端来了咖啡。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那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庆祝晚会：庆祝璜尼多的命名和拉蒙的回家。罢工还在继续，吃的东西都是大家凑钱买来的……

内景，卧室。全景。

室内差不多是漆黑的，但是我们还可以依稀认出六个小孩横睡在床上，婴儿的摇篮靠在床边。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我們像平常一样，把所有的小孩都安頓睡了……

內景，厨房。全景。

五个女人聚集在那儿一面准备着夹肉面包，一面談着話。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女人們也像平常一样，都到厨房里去了……

內景，客室，在牌桌上。

摄影机是从站着看牌的人的角度拍的。拉蒙的座位最靠近厨房。从他左首开始，依次坐着安东尼、薩尔、查利与弗兰克。薩尔正在发第五张牌。他們继续玩牌，而且玩得很快，与他們玩牌时的严肃的談話恰成对比。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男人們像平常一样地占着客室。

她的声音逐渐消失，現在我們听到——

查利 (下了一把火柴棍)五千元。

弗兰克 跟。

安东尼 我加一万。

查利 你这家伙，好吧，我們看牌。

安东尼 爱司。贏你們个一千二净。(把桌上的火柴棍横扫一空)都到老子这儿来了。

当查利捡起牌来洗的时候，弗兰克轉臉对着拉蒙。

弗兰克 你的肚子怎么样？

拉蒙 没什么。听说那些警察痛打了桑蒂。

弗兰克 是的。近来发生好些挑衅的事儿，他们想捏造一个暴动的罪名把几个领导人关进监牢，这样就可以破坏罢工了。

拉蒙 是谁代替我做纠察队长的？

安东尼 我。不过你马上就可以拿回你的臂章。我简直管不了他们那些家伙。

查利 (发着牌)你还得当下去。我们需要拉蒙在罢工战略委员会工作。

拉蒙 (怀疑地)不，不成，我干不了那样的事。

萨尔 但是我们一定要培养新的领导干部——以备万一我和查利出了事儿。

安东尼 (向拉蒙)来吧，你多下注吧。

拉蒙 两千。可是罢工战略这种工作——我不配做。那尽是耍笔杆的工作，像写传单，宣传政策……

查利 你可以学会的。当然，你也有缺点——像我们大家一样——可是你可以学呀。我加两千。

正当这时黛丽莎从厨房走了进来，给男人们送来了夹肉面包。

安东尼 来吧，玩牌吧。

拉蒙若有所思地喷着烟，等黛丽莎离开牌桌后才慎重地问道——

拉蒙 你所说的缺点是什么意思？

內景：厨房。全景。

当黛丽莎从客厅走回来的时候，露斯·巴恩斯正跟着无线电音乐（音乐声在整个场面里一直没有停止）不停的用脚打拍子。

露斯 难道我們讓他們通宵玩扑克嗎？我想跳舞。

魯茲 （淘气地）跟誰的丈夫跳？

露斯 跟誰都行——跟我自己的丈夫也成。

魯茲 假使你跟我的丈夫跳舞，你就得忍受这个……

她一把抓住露斯，夸张地学着安东尼的舞姿在厨房里跳起来了。妇女們都吃吃地笑起来。

魯茲 如果你跟黛丽莎的丈夫跳舞，就像这样子。

她突然变得非常拘謹，一板正经地像一个木头人似地跳着舞。爱絲波朗莎听到婴儿的哭声便掉轉头去。

內景：客厅。摄影机对着牌桌。

弗兰克洗着牌。在背景中，爱絲波朗莎正走进卧室。

薩尔 （向拉蒙）……还有一点。就是你对盎格魯人的态度問題。假使你要作一个領導人的話……

拉蒙 （打断他的話）什么态度？

薩尔 你把盎格魯工人和盎格魯老板看成一碼事了。

拉蒙 （指着弗兰克）他不是我家里的客人嗎？难道他不是嗎？

薩尔 当然是。你要我說老实话嗎？你甚至連他都怀疑。

拉蒙 也許。我认为关于我們墨西哥民族，他應該多少

熟悉一点儿。

这时有一个不大自然的冷场。我們可以看到爱絲波朗莎抱着孩子从臥室走向厨房。弗兰克还在洗牌。

弗兰克 說下去罢。說个痛快。

拉蒙 (慢吞吞地)好吧，你是組織工作者。罢工战略是你拟定的，大部分的时候你是完全正确的。在你計劃大家的工作的时候，你連最細小的事情都想到了，但你却不給我們一点机会讓我們去想应该怎么做。你是怕我們太懶，不肯动脑筋想办法嗎？

弗兰克 (辯护地)你知道我并没有那么想。

拉蒙 也許沒那样想。但是还有一件事……像你今天晚上走进屋子的时候——(指着画像)我听見你問你的妻子說：“那是誰？他的爷爷嗎？”

近景，华累士的画像。

拉蒙的声音 这是华累士——墨西哥的国父。假使我不认识乔治·华盛顿的像的話，你一定会說我是一个极蠢的墨西哥人。

摄影机回到桌旁的一群人。

弗兰克 (深深内疚地)我是一个极蠢的盎格魯人。

查利 (想減輕拉蒙的話給予弗兰克的打击)我看哪一回都是这样的，你好意对拉蒙提出批評，他馬上就回敬你一頓。

弗兰克 不。他是对的。我是該好好学点东西。

安东尼 好啦，現在这个問題算解决了。发牌吧。

弗兰克发牌。薩尔对着弗兰克嘻嘻地笑着。

薩尔 让你消消气吧，告诉你，他比你还瞧不起女人呢。

拉蒙（冷笑）說下去罢。（指着他面前的牌）看到沒有？紅心皮蛋。

镜头又回到厨房。全景。

爱絲波朗莎坐在靠近炉子的小凳上喂奶，背对着摄影机和其他那些女人。黛丽莎与康苏乐在尝着她們做的夹肉面包。

康苏乐 他們在那儿談什么呢？

露斯（从門口）議論彼此的缺点。

魯茲（假装惊奇的神气）我不晓得他們有什么缺点。

露斯（看着画外）这会儿，拉蒙正挨批評呢。

拉蒙的声音 嗨，爱絲波朗莎！再来点儿咖啡！

露斯（低声地）是，是，队长……（对爱絲波朗莎）我送去吧。

黛丽莎 我們去拆散牌局吧。

镜头回到牌桌旁的男人們。

弗兰克（誠懇地对拉蒙）瞧，拉蒙。我們不用在自己家里結仇，敌人就已经够多了。假使不許妇女們参加工会生活的話……

安东尼 哎呀，老天爷！下注吧。

露斯端着咖啡走入画面。除爱絲波朗莎外，其余的女人都跟在她后面走了进来。弗兰克一心一意地在說明

着他的論点，竟沒有注意到露斯进来。

弗兰克 我們不能够只把她們当作家庭主妇——也要把她們当作盟友。我們一定要这样对待她們。

露斯 (鼻子里哼了一声) 哟！瞧瞧誰在說話哩！原来是伟大的白人师傅和世界上拥护女权的第一流战士。

弗兰克 啊！別瞎扯啦，露斯。

露斯 (向拉蒙) 至于我，我是一个随軍眷屬——跟着这位組織工作者从一个矿区到一个矿区，像蒙大拿，科罗拉多，爱达荷这些州我都去过。但是他有沒有想过把妇女組織起来呢？沒有。在盎格魯人的地方工会里，妇女也是不受重視的。

拉蒙大笑起来，露斯又回过來說他。

露斯 我也不喜欢你对你老婆的那种态度。可是当这位巴恩斯医生給你开好解除妇女痛苦的药方的时候，你問問他自己在家里試用过沒有。

拉蒙 (嘻嘻地笑) 嗨，爱斯波朗莎！

露斯 爱斯波朗莎在喂奶呢。

一陣喜悅的紅暈使拉蒙的臉开朗起来。他丢下紙牌就向厨房走去。拉蒙这种举动激恼了安东尼，他也把紙牌一扔。

安东尼 这场牌算完了。

魯茲 好极了。康苏乐，把无线电开响些。(对安东尼) 来吧，亲爱的，站起来。

安东尼站起来，开始和他的妻子跳舞。这时我們看

出来他妻子模仿他的舞姿是多么维妙维肖啊。查利与黛丽莎也跳起舞来。露斯抱着胳膊，瞪着眼看着弗兰克。

内景，厨房。二人近景。

拉蒙站在他妻子身后，看着在吃奶的孩子。摄影机所取的角度使我们看不到璜尼多。

拉蒙（扬扬得意地）瞧他……

拉蒙握起拳头，紧起前臂的肌肉，用赞许的口吻咕嘟着。

拉蒙 一个战士，唔？

爱丝波朗莎 他生来就是要战斗的。也是要挨饿的。

拉蒙 吃吧，吃吧，璜尼多。你将来不会再这么幸福的。

爱丝波朗莎 总有一天他会幸福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眼睛都看着婴孩。然后，爱丝波朗莎担心地瞥了拉蒙一眼。

爱丝波朗莎 他们刚才说什么？在那儿说你吗？

拉蒙（他的笑容消失了）他们把我说得一文不值。

爱丝波朗莎 不。他们是你的朋友。老实跟我说罢。

拉蒙 他们说我对你好不好。

爱丝波朗莎（耸耸肩）你对我不好——除非是你在监狱里的时候。

拉蒙（沉思地）我躺在狱里的小床上，屋子里又热又臭，还有臭虫咬，我简直睡不着。我就跟我自己说，想些痛快的事罢。想些美好的事罢。后来我就想到了

你。我的心因为爱你而砰砰地跳起来。

爱丝波朗莎深深地被感动了，但是她没有让他看到她的脸。

拉蒙的脸色变得严肃、坚毅。

拉蒙（悄声地）爱丝波朗莎，不仅璜尼多，就连你将来也会幸福的。我们的罢工就要胜利了。

爱丝波朗莎 你怎么这样有把握？

拉蒙（沉思地）因为我们要是失败了，我们不止是罢工失败。我们的工会也完了。我们大家都懂得这一点。要是我们胜利的话，那不仅是我们的一些要求得到满足而已。我们还赢得……（搜寻着字彙）某些更大的东西。希望。替我们的孩子们赢得了希望。璜尼多光靠吃奶是长不结实的。

他的话被大门上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打断了。拉蒙转过身来，倾听着。我们隐约地听到开门和说话的声音。摄影机停在拉蒙和爱丝波朗莎的身上。

声音 这是金泰罗的家吗？

你干什么？

接到法院的命令……

你们没有凭证，不能进来。

我们有凭证……

我们不想找麻烦。我们要的就是收音机。

拉蒙突然走了出去。摄影机停在爱丝波朗莎身上，她倾听着。

金勃罗的声音 我們也不願意这样闖进你的家里来，但是那个开无线电鋪子的家伙，他弄到一张收回这里的收音机的許可证。

拉蒙的声音 不許碰它。

金勃罗的声音 金泰罗，我并不想找麻煩。我們是奉命来收回这架收音机的。

爱絲波朗莎馬上站了起来，抱着孩子向密室走去。

拉蒙的声音 我說了……不許碰它。

內景，密室。全景。

大家都站着。几个带着武器的警察站在收音机旁边，要动手去搬，但每次都被拉蒙拦住。金勃罗的右手按在左輪枪的枪托上。这时爱絲波朗莎走入画面，她把孩子交给康苏乐，随即拦住拉蒙：一面抓住他，一面用一种从未有过的严厉的語气說着——

爱絲波朗莎 讓他們拿走罢！

拉蒙 除非我死了。

爱絲波朗莎 我不要你死。我也不要你再进監獄。

拉蒙 但是这是你的收音机。我决不讓他們……

爱絲波朗莎 (声色俱厉地用西班牙語說)难道你还看不出他們是想再惹起一場架，好把你們大伙一下子都关进監獄去嗎？

拉蒙的火气慢慢地消失了，爱絲波朗莎也漸漸放开了拉蒙。警察們搬起笨重的收音机，吃力地走向前門。

金泰罗家的那些客人都露出憤憤不平的樣子，可是却默
默不語。

警察們走出房間隨手把門關上了。

拉蒙（苦笑地）你們不高興什麼？我到底擺脫掉它了。

他走到一個架子前面，拿起一個蓋滿塵土的吉他，
扔給薩爾。

拉蒙 讓我們聽點真正的音樂來換換空氣罷。

薩爾笑了一笑，就彈起吉他來。（化）

外景，礦山與糾察線的崗哨。遠景，搖鏡頭，白晝。
遠遠地我們可以看到罷工的工人們很小的身影，他
們在繼續守護着糾察線。

在他們後面隱現出礦井的那個沒有生氣的洗礦台。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但是罷工並沒有結束。拉蒙錯了。

罷工一直繼續下去，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公
司方面還是拒絕談判。我們不能在公司的商店里買
食品……

外景，商店的櫥窗。中近景，白晝。

一個墨西哥血統的美國婦人站在一家小市鎮商店前
面凝望着櫥窗里的罐頭食品。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我們到別的市鎮去買食品時，我們
也感受到礦主的勢力。

我們看到一隻手在櫥窗里放下一塊紙牌。上面寫着：
“罷工者概不賒賬”。攝影機推拍，直到銀幕上現出紙
牌的特寫。（划）

銀幕上閃過報紙標題——

礦井發言人談錫城的赤色恐怖

社會領袖要求調查工會

共產黨破壞錫礦生產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他們想叫人們來反對我們。他們在他們的報紙上散布關於我們的謊言……

糾察綫。中景，白晝。

十幾個糾察隊員閑散地巡邏着——從左向右地兜着圈子。安東尼拿着一張攤開的報紙，好像在念給別人聽。

但是我們却聽到——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他們想叫盎格魯礦工也來反對我們。他們說我們對不起我們的第二祖國……又說應該把所有的墨西哥人都送回他們的老家去。但是礦工們說……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消失了，現在我們從糾察隊伍里聽到——

安東尼（拍着報紙）我怎麼能回到我的老家去呢？我出生的草房早就埋在公司產業下面了。

卡林斯基 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叫那班老板們回他們的老家去呢？

桑蒂 要是他們真都回了老家的話，那麼新墨西哥州就沒有老板了。

阿弗烈多（夢幻地）老兄！只要活着總會瞧見那一天的。

安东尼 談談你們美好的远景罢！到那一天就看不到盎格魯人了。

拉蒙举起一个手指，校正他的話。

拉蒙 看不見盎格魯老板。

安东尼意识到自己說錯了話，他看看在他后面巡邏的任金斯。

安东尼 (眨眨眼)这意思是說，我們打算让任金斯这样的人留在这儿嗎？

拉蒙 你不能把任金斯送回俄克拉荷馬州。那簡直是不近人情。

任金斯 (嘻嘻地笑着)可是我是生在得克薩斯州。

安东尼 } 要回得克薩斯州，那更糟糕了。
阿弗烈多 } (作惊奇状) 哦，当然不。

他們大家都笑起来：一面走，一面用拳头搗任金斯。

(划)

一辆旧式的老爷汽車。全景，白昼。

汽車停在一所泥巴房子外面的一条骯髒的土路上。

車上堆滿了一家墨西哥血統的美国人家的家具什物。母亲和孩子們都坐在車內。父亲正与邻居們黯然握手道別。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罢工进入第七个月了。現在罢工基金差不多都用光了，因此工会不得不减少我們的糧食配給。有几家熬不下去了。他們就收拾收拾搬走了——至于他們上哪儿去，我們就不知道了……

內景，工会大厅。中景，写字台旁，白昼。

薩尔与查利坐在写字台后面。几个矿工站在他們对面；挨个地把錢点交給工会干部。拉蒙站在旁边看着。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因此工会才决定境况困难的人可以到别的矿井去找工作。事情就这么办了。找到工作的罢工工人就把他們的工資交給工会一半，这样我們其余的人也都有得吃了。

內景，拉蒙家的小屋。中景，黄昏。

拉蒙一家围着桌子坐着。他們面前的盘子都是空的。爱絲波朗莎拿起一个里面只盛有两匙豆子的碗。她把豆子分給孩子們。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拉蒙不算困难戶，只要养活三个孩子。不，拉蒙一家并不是一直都沒有吃的，只不过大部分的时候挨餓罢了。

外景，工会大厦。全景，一辆卡車，白昼。

两个男人站在車厢后部遞給矿工們一箱箱的食物。車上那些人里面有一个是黑人。当查利·維多走过来的时候，那个黑人俯下身来，和他亲切地握手。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即使如此，如果不是靠我們的丹佛国际工会与其他各地分会的帮助，矿主們也許把我們給餓垮了。……我們以为別处沒人會知道我們的困难，就是知道了，他們也不会关心我們的。現在我們才发现我們想錯了。

內景，工会大厅。近景，写字台旁，白昼。

写字台上堆滿了信件。薩尔与弗兰克正在一封一封地拆閱。我們看到从信里拆出的好些鈔票、零錢和支票。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信件从各地源源而来。有的来自我們自己的民族，也就是西南部說西班牙語的民族……还有从很远的地方如标特，芝加哥，伯明翰，紐約等地寄来的。信里带来了工人們表示团結一致的慰問和起皺的鈔票。

摄影机慢慢地向后拉，最后表现出两个妇女在油印机旁工作。摄影机慢慢地搖过工会大厅，我們又看到另外一些妇女也在工作——刻钢板，把文件归档，封信封等等。几个很小的孩子在凳子上爬上爬下地嬉戏。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不仅各方面都給以帮助，就連我們女人也在帮助。我們不仅做飯煮咖啡，我們还开始学习怎样刻钢板，用油印机，发信。有些男人嘲笑这件事，但工作不得不做——所以他們也就讓我們呆下来了。

中景，爱絲波朗莎站在写字台后面封着信封。璜尼多躺在她身旁一张临时做成的小床上，床的四周給一堆堆的传单围住了。爱絲蒂拉在舔着邮票。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情况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只是从很小的事情上，从很小的地方才看出这种变化。在生死关头的那天来到以前，沒有人知道这个变化究竟

有多么大……

全景，工会大厅。

警察局长，联邦法院执达吏和几个警察突然在工会大厅的门口出现。他们穿过室内走到萨尔·吕兹的桌旁。

警察局长咧开嘴笑着。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警察局长与联邦法院执达吏来到的那天，就是生死关头的日子。警察局长冷笑着——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他递给萨尔·吕兹一份文件……

较近的角度，桌旁的一群人。

萨尔接过文件，严肃地读着。警察局长得意地笑了笑，便走到室外，后面跟着他的一批随从。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公司方面弄到一张法院的禁令，命令罢工工人停止纠察。他们管这叫做塔夫脱—哈特莱劳工法禁令。意思是说，如果罢工工人不服从的话，就要罚一笔很大的钱和判处徒刑。

当弗兰克与查利走过来，把头凑在他肩上读着文件的时候，萨尔慢吞吞地站起来，重读着法院的命令。他们的脸上都现出焦虑和沮丧的样子。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马上就得做出决定——是服从命令，还是置之不理。（划）

内景，工会大厅。全景，摇镜头，夜晚。

大厅内挤满了人。罢工的矿工们像平常一样，坐在

中間的座位上。但是這一次大廳內的婦女幾乎和男人一樣多。她們帶着孩子坐在後面，也有些婦女坐在兩邊靠牆的凳子上。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那天晚上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就連婦女們也都來了……這是我們大家的一個緊要關頭。

攝影機搖到弗蘭克·巴恩斯身上停住了，他站在會場前面，在向礦工們演說。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弗蘭克·巴恩斯說，如果罷工工人服從法院命令的話，罷工就算失敗了……一旦撤銷糾察崗哨，工賊就會鑽進來。如果不理會法院命令的話，糾察隊員就會被抓起來，同時罷工也就被破壞了。

較近的角度，畫面上出現弗蘭克。

弗蘭克（在愛絲波朗莎的聲音逐漸消失以後）弟兄們，事情就是這樣。老板們弄得我們團團轉，不知怎樣是好。我現在只想說一句話：不管你們決定怎樣辦，國際工會一定支持你們，就像它過去一直支持你們一樣。我們這個工會是一個民主的工會。最後的決定取決於你們。

相反的角度，攝影機從弗蘭克身上搖到礦工們。

當弗蘭克坐下來時候，我們聽到台下一片嗡嗡的不滿聲。沒有人鼓掌。礦工們交頭接耳地議論起來，都在竭力設法解決這個進退兩難的問題。拉蒙憤憤地站了起來。

拉蒙 假使我們現在向老板屈服，我們服从这个混蛋的塔夫脫—哈特萊勞工法，我們就等于放棄了我們花了五十年工夫才爭取到的一切。答案只有一个：跟他們斗爭！跟他們所有的人斗爭！

其余的矿工

怎样斗爭呢？

他們会逮捕我們的！

結果我們什么也得不到。

他們的声音消失后，拉蒙仍旧站着，轉向批評他的人，申斥着他們。另外一个矿工站了起来，张开两臂，表示无法可想。在这个无声的場面里我們听到——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矿工們爭論起来。他們都很勇敢地发言。看起来巴恩斯的話是对的——公司方面弄得他們团团轉。看来罢工是失敗了。

全景，工会大厅。另一角度。

在近前景的地方站着主席薩尔，砰砰地敲着小槌。在背景中，我們可以看到黛丽莎·維多在揮动着手臂，要求发言。主席准許了她。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然后黛丽莎·維多获得了发言权。

她是我們妇女后援队的主席……

黛丽莎已走到前景中的讲台旁。虽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很胆怯，但是她却没有像康苏乐前次那样說也說不清楚或是停下来讲不下去的样子。

黛丽莎 要是你們仔細地讀一下法院的禁令，你們就會看出它只是禁止罷工的礦工們進行糾察。（稍停了一下）我們婦女不是罷工的礦工。我們可以來代替你們到糾察綫上去。

我們聽到一片喧嚷聲，接着就是一陣沙啞的男人笑聲。

黛丽莎 大家別笑。想出解決辦法的是我們。你們卻沒有想出。拉蒙說的很對：假使我們這次罷工失敗的話，我們就會失去花費五十年的工夫爭取到的東西。連你們的老婆孩子也都保不住。但是我們可以向你們保證：假使婦女們代替你們到糾察綫上去，罷工就不會被破壞，工賊也就不會來搶你們的工作。

現在會場被一片寂靜籠罩着。黛丽莎開始向她的座位走去，這時薩爾的聲音使她站住了。

薩爾 假使這是一個提議的話……只有工會會員才有資格提議。

薩爾看看坐在他旁邊的查利·維多。查利猶豫不決。黛丽莎瞪眼看着她的丈夫。查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叫道——

查利 我提議！

聲音（來自下面）附議！

薩爾（不自然地）你們大家都聽到提議了。現在可以展開討論。

會場。另一角度。

我們看到礦工們在交頭接耳熱烈地爭辯着，有些人臉上作出不贊成的怪相或露出不同意的表情，有一兩個礦工站起來向主席說話。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就這樣討論開了。大多數的男人反對這個提議。其中有一個說，我們這樣作會使地方工會成為工會運動的笑柄。他說，想想看，礦工們躲在老婆的裙子後面。

另一角度，畫面上出現魯茲·莫萊斯。

她的眼光一閃一閃地，向男人們說着話。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魯茲問他，究竟哪一種情形更糟，是躲在老婆裙子後面呢？還是跪在老板面前呢？

另一角度，畫面上出現查利·維多。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但是爭論的兩邊都有人動搖。罷工委員會主席查利·維多說，到現在為止老板破壞罷工沒有成功，就是因為盎格魯礦工和墨西哥礦工團結得好。

查利（當她的聲音逐漸消失後）但是現在老板會不會因為礦工們和他們的妻子、姐妹之間的不團結而取得勝利呢？

另一角度，畫面上出現一個礦工和他的妻子。

我們可以看到一个名叫裘西·桑乞茲的結实的矿工，在唆使他的妻子发言。那个吓得要命的女人终于服从了。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夏乐塔·桑乞茲說，她认为糾察工作对女人家是不合适的。女人作糾察員太不好了。也許还是罪恶呢。

另一角度，画面上出現岡查尔斯和拉蒙。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裘·岡查尔斯說……

岡查尔斯 我們对于我們这儿的妇女們一直是不够重視的，至于老板們压根儿就沒有想到她們。依我說，就給她們一个机会……

岡查尔斯的声音消失后，拉蒙站了起来，忿忿地看了看岡查尔斯，开始說起話来。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最反对这件事的，就是拉蒙。他說他摸不清他的弟兄們是怎么回事。他們自己害怕去做的事情，却願意让他們的老婆去做。

拉蒙（当她的声音消失以后）当警察来了，并且毆打我們的老婆的时候，你們想想会发生什么結果呢？我們难道就站在那儿看着她們挨打嗎？不。我們不管怎么样也要去接替她們，那样我們就会又回到我們現在所处的地位。只有更糟糕。甚至比現在更丟臉。弟兄們，我請求你們——別通过这件事吧。

拉蒙坐下来。矿工中間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有人

喊着要表决。

相反的角度，摄影机对着主席。

薩尔（敲着小槌）好吧。有人喊要表决。你们知道你们要进行表决的是什么问题——是妇女后援队的姐妹们接管糾察线的问题。凡是贊成的請……

黛丽莎的声音（大声嚷着）主席同志！一个临时动議！

較大的角度，摄影机对着黛丽莎和爱絲波朗莎。

黛丽莎用胳膊肘轻轻推着爱絲波朗莎。后者羞怯地走到会场的前面。看起来爱絲波朗莎这种怯场的样子会使她說不出話来似的，但是她到底說出来了——

爱絲波朗莎 关于这次会议所討論的问题我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你们男人是在表决我們妇女要做或是不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准許妇女也参加表决才是公平的——特别是如果她們必須担任这个工作的話。

我們听到从妇女席中发出贊成的喊声，夹杂着几声男人們反对的叫声。

群像镜头，摄影机对着主席台。

薩尔必須做出决定，可是他似乎又有点迟疑不决。他瞥了查利一眼。查利眨眨眼，点点头。他又看了看弗兰克。弗兰克笑笑，也点点头。薩尔清了清嗓子。

薩尔 弟兄們……姐妹們。让妇女們在工会会议上进行表决是违反宪法的（男人的喝采声）。如果没有人反对

的話，我們可以宣布休會……（男人和婦女一起發出抗議的喊叫聲。薩爾舉起手）不，等一等，等一等……可以作為居民群眾大會來重新開這個會，每一個成年人都有表決的權利！

聲音 我也提議這樣做！

第二個聲音 附議！

薩爾 贊成的，請舉手。（大多數的人舉起手來）現在，反對的舉手……（只有幾隻手舉了起來）贊成的多數！現在，每一個成年人都有表決的權利！

婦女們的聲音 表決！表決！進行表決！

薩爾（微笑）凡是贊成婦女們接管糾察線的可以舉手表示。

會場。攝影機從薩爾的角度掃過會場，全景。

絕大多數的婦女都舉手贊成這個方案。男人舉手的約有三分之一，但是有些男人當他們的鄰座忿忿地用胳膊肘推着他們的時候，就又把手放下來了。檢票員在會場里走動着，數着舉手的人數。攝影機停在拉蒙身上，他干脆把手放在屁股下面，皺着眉頭看着愛絲波朗莎。

從他的角度望過去的愛絲波朗莎。

她的眼睛避開他的視線，但卻挑戰似地高高舉起她的手。

鏡頭回到主席。

检票員們走近薩尔，低声告訴他贊成的票數。他加一加總數，然後敲着小槌。

薩尔 好了。反對的舉手。

搖鏡頭，全景，像前一個鏡頭一樣。

大多數的婦女都合着掌坐在那裡，好像是在禱告一樣。幾個比較軟弱的婦女猶豫不定地舉起她們的手。她們的鄰坐使用胳膊肘輕輕地推了推她們。她們的手又放了下來。在檢票員數票的時候，攝影機搖過男人。我們看到林立的舉起來的手。有些礦工發狂地舉起了兩隻手。

攝影機回到主席身上。中景。

檢票員告訴薩尔他們每人數到的票數。薩尔的臉非常嚴肅，絲毫不露聲色。他站起來，鎮靜地宣布說——
薩尔 提議已經通過——一百零三票對八十五票。（沒有人鼓掌）

相反的角度。搖鏡頭，全景。

一片寂靜籠罩着會場。坐在座位上的男人們都轉過頭去看着婦女們，臉上露出懷疑、不安和期待的神情。攝影機搖向兩邊靠牆坐着的婦女們。當她們漸漸明白她們所擔任的工作的全部意義時，她們彼此以一種極端驚奇的神情互相望着。（漸隱）

(漸顯)外景：糾察綫。搖攝，遠景，早晨。

這一個搖鏡頭應該像第一個糾察綫場面那樣的廣闊，使我們感覺到婦女們從四面八方涌向糾察崗哨。有的是乘着舊式汽車來的，有的從大路、小路或是沿着鐵路走來。糾察綫上有那么多的婦女，即使她們兩個人一排地走着也要把糾察綫排滿了。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就這樣，婦女們都來了……她們在天亮以前就起身，無論妻子、女兒、祖母，大家都來了。她們從錫城，從山的那邊，從其他的礦井，從十哩、二十哩、三十哩遠的地方來到這兒……

較近的景，糾察綫上。

婦女們整齊而堅定地巡邏着。沒有人嬉戲笑鬧。黛麗莎與薩萊莎太太負責管理着隊伍。她們像兩個練兵軍曹那樣地勇敢和自信。大多數的女人都穿着為參加糾察隊才穿的服裝——襯衫、工褲和橡皮底帆布鞋。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天亮時糾察綫上已經有了一百個婦女。她們還繼續不斷地從各處涌來——有的婦女我們以前從沒有見過，有的婦女是跟罷工毫不相干的，總之，她們全都來了。不知道怎麼回事，她們一聽到有了婦女糾察綫，就都來了。

中遠景，山側的礦工們。

在糾察崗哨上面的一個樹木繁茂的陡坡上，男人們蹲在一塊兒吸着煙，臉上帶着敬畏和不安的複雜表情望

着糾察綫。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男人們也來了。他們看上去很不開心。我想他們很害怕。怕的是婦女們不能堅持——或者也許是怕她們能夠堅持。

山邊。另一角度，山坡高處。

幾個礦工和他們家裏的人站在那兒。他們看上去也是愁眉苦臉的樣子。任金斯和他的妻子也在其中。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到糾察崗哨去了。有的就被她們的丈夫攔阻了。（稍停）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近景，群像鏡頭，拉蒙的一家。

他們不跟別人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一叢杜松旁邊。路易斯站在他父親旁邊。拉蒙皺着眉頭朝糾察綫那邊瞧。愛絲蒂拉站在她母親身旁。愛絲波朗莎抱着璜尼多，眼睛一直凝望着畫外的糾察綫，從不向拉蒙看一眼。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 這是不公平的……我應該在那兒和她們待在一起。說起來，替婦女們爭得表決權的還是我呢。

拉蒙（頑固地）不能去。

愛絲波朗莎 但是提議已經通過了……你這樣是不民主的……

拉蒙 (打断她的話) 工会管不着我的家。(停了半晌) 那班
盎格魯妇女把你煽动起来, 叫你出洋相給人看笑話。
可是你看不到她們有誰在那儿!

爱絲波朗莎 (眯着眼张望) 有的, 我看到了。露斯·巴恩
斯在那儿。

拉蒙 她是那位組織工作者的妻子。她一定得在那儿。

爱絲波朗莎 不是的, 她自己願意在那儿。(眼睛望着远
处) 那儿还有卡林斯基太太呢。

拉蒙 (手指画外) 任金斯的老婆在那儿呢。你看, 她并没
有在糾察线上。

爱絲波朗莎 (平靜地) 盎格魯丈夫也可能是落后的。

拉蒙 可能是什么?

爱絲波朗莎 落后。

他茫然不解地瞪着她。她仍旧凝望着:

从他們的角度看过去的糾察线。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忧郁地) 难道我露一露面都不成嗎?

拉蒙的声音 天哪, 你这个女人, 抱着孩子上那儿去嗎?

镜头回到拉蒙的一家。

爱絲波朗莎 孩子喜欢大人抱着他走走, 这样可以帮助
他消化。

拉蒙摇摇头。他轉眼看着。

警察局长的車队。远景。

在糾察綫外約五十步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兩輛敞篷卡車和兩部警車。卡車上載滿了人。

外景，警車。中景。

礦長亞力山大，總監工巴頓，警察局長和警察萬斯四人站在車旁。看樣子亞力山大很煩躁，但是警察局長和萬斯好像對面前的景象還很感興趣似的。三個漂亮的墨西哥血統的美國姑娘從他們身旁走過。萬斯朝着她們直吹口哨。當她們走出畫面時，萬斯叫道——

萬斯 嘿，姑娘們！等一等！你們不想看看我的手槍嗎？
亞力山大 住嘴。（警察局長嘻嘻地笑起來）有什麼可樂的？
她們在藐視法院的命令。

警察局長（微笑）不見得吧。她們在字面上是遵守了法律。你知道，命令上說的是不許礦工們進行糾察。

亞力山大（憤怒地）你究竟站在哪一邊？

警察局長 先別着急，亞力山大先生。她們一會兒就會像一群鵝鶩一樣都吓跑了。

巴頓（急躁地）好了，我們動手吧——別等再來一百個娘兒們。

警察局長（振作起來，叫道）好吧，小伙子們。

較大的角度，軍隊。

司機和警察都鑽進了卡車的司機室。巴頓，萬斯和另外兩個警察上了領頭的那一輛。萬斯舉着他的催淚瓦斯槍。

万斯 这些娘儿们怎么办？

警察局长 先别理！她们会像鹌鹑一样逃走的。

巴顿开动马达。他向卡车司机和另外一部警车挥手。他们也向他挥手。车队开始出发。迅速地加快了速度，疾驶而去。

全景，山坡上的矿工们。

他们都跳起身来，神情十分紧张。

全景，纠察线。

妇女们都站住了，一齐转过头来看着向她们开来的车队。

摇镜头，全景，车队向纠察线突进。

近景，矿工们的脸。

他们不自觉地露出口来。

近景，女纠察员们的脸，表现出沉着无畏的样子。

摄影机从她们的角度对着警车。

警车响着喇叭，径直对着她们疾驶而来，愈来愈近，汽车的形象也愈来愈大。

全景，纠察线。

在最后一秒钟，巴顿煞住车，车子向前滑行。妇女们一动都没有动。

近景，女纠察员们和警车。

、 警車滑入糾察綫。一个妇女被車子前面的保險杠猛撞了一下，摔倒在路上。

全景，糾察綫。

我們听到妇女們都倒抽了一口冷氣，隨即惊喊起来。两个妇女跑到那个受伤的姐妹跟前。其余的人也都蜂拥到汽車旁边，把車子包围起来。警察們想打开車門。妇女們拿出石头向車子扔去。警察們終于設法走了出来。他們用拳头，枪托打着女人們。但是每一个警察都有四个妇女来对付，去抓他們的武器。

中景，第一輛卡車。

站在卡車上的盜格魯工賊們，被車下扭打的場面吓得惊慌失措。他們始終站在原地不敢动。

中远景，山坡上的矿工們。

其中有些人开始往下跑。我們可以看到查利和弗兰克打着手勢，想制止他們。但是矿工們仍向前跑。

镜头回到糾察崗哨。

万斯用脚踢一个想搶他的子弹帶的女人，把她踢得趴在地下。他向后退去，吓得乱了方寸，便对着一群女糾察員放了一枪催泪瓦斯。爆炸的瓦斯彈使她們暂时散开了。妇女們一面向四下散开，一面咳嗽和噎气。

摄影机从上面的小山对着糾察崗哨。

在薩萊莎尔太太的指揮之下，婦女們編成兩隊：較大的一隊留守在大路上，尽管其他的警察向她們放着催泪瓦斯彈，她們仍死死地擋住車隊不讓過去；另外的那一隊在路旁又組成了一條新的糾察綫，擋住那些一心想加入這場毆打的礦工們。

較近的角度，第二條糾察綫。

從山坡跑下的礦工們到達路旁時，薩萊莎尔太太氣沖沖地向他們擺手，叫他們回去，她用西班牙語叫喊着——

薩萊莎尔太太 回去！回去！不許你們參加！

礦工甲（拚命地叫嚷）可是他們在打我的老婆呀！

婦女們（同時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喊着）

假使你們也參加的話，那就更糟了……

他們會開槍……

他們會把你們關到監牢里去！

我們自己會當心的……

這兒用不着你們……

回去吧！回去吧！

男人們被婦女們那種雄赳赳的態度弄得很窘，都退回去了。

鏡頭回到糾察崗哨。從山側望過去的遠景。

另一些警察從車隊後面跑過來支援那四個寡不敵眾的警察。工賊們還呆在卡車上。但是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

向吹着，催泪瓦斯便都吹到卡车这而来了。工贼们开始咳嗽起来。两个工贼从第一辆卡车后面跳下就跑，他们这一跑便引起了一阵惊乱的逃窜，车上其余的工贼也都翻身跳下卡车，沿着大路向回跑，逃避催泪瓦斯的侵袭。

近景，群像镜头，拉蒙一家看着这一场战斗。

爱丝波朗莎再也忍不住了。她把孩子交给拉蒙，在他还没有弄明白她的意图以前她已经跑了。

从他的角度望过去的爱丝波朗莎。

她斜沿着山坡跑下来，径直冲向糾察崗哨。远远地，我们看到警察还在和妇女混战。那班警察好像着了慌。他们恶毒地踢着每个和他们对抗的妇女，想把她们驱散，从而扫清路上的障碍，但结果还是白费力气。

較近的角度，糾察崗哨。

鲁兹·莫莱斯爬上万斯的背，把他的胳膊抱住。另外一个女人抓住他的枪柄，想不让他拔出手枪。正好这时候爱丝波朗莎跑过来。她停了一秒钟，便赶快脱去右脚的鞋子。这时万斯把那个抓住他枪柄的女人打倒了，从枪袋里掏出手枪。爱丝波朗莎赶快用她的鞋子使劲地打他的手腕，打掉了他手里的手枪。鲁兹用两手抓住他的头。

摄影机回到站在山坡上的拉蒙。

他无可奈何地抱着孩子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突然他

跑出画面。路易斯抓住爱丝蒂拉的手，也跟着跑去。

在小山的另一部分，山坡脚下。

查利和弗兰克在观望山下的战斗。拉蒙跑入画面。

拉蒙 你们干吗还站在这儿？想想办法吧！

查利 （望着画外）歇会儿。

拉蒙 但是妇女们在挨打了！我们一定要去把她们换下来！

查利 她们干得还不错。

弗兰克 （微笑着，看着婴孩）不管怎样说，你的手好像并没有闲着呀。

拉蒙被弄得完全没有办法，他低下头来看看着怀抱中的孩子。然后转过头去看着——

糾察崗哨，从拉蒙的角度看过去的远景。

我們可以看到巴頓把他手下的人都叫了回去。他跳进車厢，掉轉过車头。当他把車开走时，几个警察已爬上了車子。其余的警察也都徒步退去，丢下了那两辆空卡車。妇女們重新組成她們的糾察队伍。（化）

內景，拉蒙家的小屋。全景，客室，傍晚。

拉蒙一面焦急地来回踱着，一面拚命吸烟。小孩搖籃放在室內的一角，璜尼多在哭号着，爱絲蒂拉跟在她父亲后面走着，想跟上她父亲那困獅一般的大步子。

爱絲蒂拉 爸爸，我餓了。

拉蒙 (咆哮着)我也一样。

路易斯从前門走进来。拉蒙瞪着他。

拉蒙 你媽媽在哪儿？

路易斯 她馬上就来。查利·維多的車帶她来。

路易斯走开，然即又回过身来，眼睛里发着亮光——

路易斯·喂！你有没有看到媽媽用她的鞋子打那个家伙的样子！一下子就把枪打掉了……

拉蒙 (怒吼起来)我不要你在那儿蕩来蕩去，听见沒有？

我們听到外面卡車停車的声音。拉蒙走到窗前，向外张望。

外景，拉蒙家外面的大路。中景。

載滿了妇女的工会卡車在門口停下来。爱絲波朗莎和魯茲挨着查利坐在司机座位上。她們从車里出来。車上所有的妇女都在兴高彩烈地笑着。

內景，客厅。全景。

爱絲波朗莎走进来。她又瞢又累——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閃爍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輝，当她笑起来的时候，露出洁白的牙齿。

拉蒙 (非常担心地)你沒有什么吧？

爱絲波朗莎 当然。

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面頰；吻了吻爱絲蒂拉和路易斯，便立即走到搖籃旁边，看了看璜尼多，然后就走进厨房。摄影机跟着她搖拍。拉蒙慢吞吞地跟在她后面，

在厨房門口停下。

拉蒙 你一定尝到点滋味了吧，呃？

爱絲波朗莎（从厨房里回答他）是呵。

拉蒙 我相信你今天尝到的滋味足够你一辈子受的了，
呃？

爱絲波朗莎（从厨房里回答他）我明天还要去。

她手里拿着孩子的奶瓶从厨房里出来，走到搖籃旁。

婴儿突然止住了哭声。拉蒙走过来，臉绷得紧紧的。

拉蒙 你也許会受伤的。（沒有回答）听着，如果你以为从
現在起我要当保姆的話，那你簡直是妄想……我帶
了一整天孩子啦！

爱絲波朗莎（简单地）我从他們一生长下来就一直帶着他
們。

她退入厨房。拉蒙跟随着她。

內景，厨房。中景。

爱絲波朗莎很快地做这样做那样，把鍋呀盆呀放到
炉子上，准备着晚飯。拉蒙仍旧瞟起眼睛看着她。

拉蒙 我告訴你。明天我再也不跟这些孩子待在家里了。

爱絲波朗莎（平靜地）好吧。那么我就帶他們上糾察线
去。（化）

外景，糾察线。稀镜头，全景，白昼。

糾察线上的妇女比第一天少一些，但是她們还像以
前那样自信而有紀律地巡邏着。大多数的妇女一面巡邏
一面打着毛线。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就这样，第二天我又回到糾察线——以后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到糾察线去……

摄影机从糾察线摇过咖啡棚。然后又摇到一群在路旁玩耍的小孩身上。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我把璜尼多安頓在咖啡棚里，当糾察线上平安无事而天气又很好的时候，我就把他的搖籃放在外面。爱絲蒂拉和別的小家伙在一起玩，路易斯……

摄影机飞快地摇向背景深处山坡上的一丛杜松。我們可以看出路易斯和他的几个好朋友蹲在那儿，显然是在商量什么事情。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路易斯在上学。

摄影机又飞快地摇向小山的另一角落，靠近糾察崗哨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拉蒙和他的几个好朋友躺在山坡上。他們看起来非常郁闷和沮丧。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拉蒙每天都来坐在山坡上，除了观望以外，什么也不做。那些妇女們——唔，她們都批評拉蒙不管孩子。

摄影机回到糾察崗哨。全景。

在背景里可以看到妇女們一面站崗，一面打毛线和聊天。在前景里，一个罩着蚊帳的嬰兒搖籃放在咖啡棚外的桌上。爱絲波朗莎在給小孩換尿布。薩萊莎尔太太

与黛丽莎谈着话。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可是在家里碰到麻烦的并不是我一个。从第一天好些妇女受了伤以后，有的男人就根本不让他们的妻子回到纠察线来……（划）

另一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卡车与警车停在纠察线附近。工贼与警察站在卡车上，嘲弄巡逻着的妇女。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警察局长的那些手下人暂时没来打扰我们。但是后来他们又来了。他们咒骂我们，侮辱我们，用下流话骂我们。（划）

纠察岗哨。较大的角度。

一辆载满了工贼的卡车企图强行通过妇女们排成的人墙。她们想把卡车推回去。她们攀住车子，但工贼们俯下身来把她们打退。卡车歪歪斜斜地向前开动，竟撞在一个女人身上，把她摔倒在地上。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他们想要撞倒我们，他们故意把卡车撞在波兰诺斯太太身上，把她的臀部撞伤了……

另外几个妇女打开卡车的引擎盖，扯掉了点火线。卡车开不动了。（划）

纠察岗哨。远景。

卡车已经不在。四个戴着防毒面具的警察正朝着纠察线发射催泪瓦斯弹。妇女们向后退却，散成一个大

弧形。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他們又使用了催泪瓦斯。这一次风正朝着我們这边吹。

另一角度，摄影机对着山坡。

可以看見爱絲波朗莎与爱絲蒂拉跑上山坡逃避瓦斯。爱絲波朗莎抱着孩子。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当他們放催泪瓦斯的时候，我們就按照預先計劃的那样分散开来，我也按照計劃抱着孩子躲开危险。

摄影机回到糾察崗哨。中远景。

催泪瓦斯未能包围糾察线，糾察线反而把被风吹过来的瓦斯包围住了，因为糾察线又绕到瓦斯后面去組成了。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但是他們沒能冲破我們的糾察线。他們不能够冲破它……(化)

全景，大路，在糾察崗哨以下的地方。

一小群工賊和警察聚集在那儿。工賊胆怯地站在卡车旁边。警察局长，巴頓和几个警察凝望着糾察线。他們不再觉得好玩了。矿长的凱第勒克牌汽車进入画面，向大路駛来。它在警察局长那伙人的旁边停下来。

群像近景，汽車旁。

亚力山大 (向警察局长)怎么样了?

警察局长 (絕望地)除了开枪打死她們以外,什么办法我都試过了。

亚力山大 把她們关起来这个办法你还没有試过吧!

警察局长 (怀疑地)你要把她們全都抓起来嗎?

亚力山大 不,只是領头的几个。爱打架的人。还有儿女多的人……(向巴頓)巴頓,那个家伙在哪儿?

巴頓 (揮手喊着)喂,你——到这儿来。

在背景里,从一群警察中間,走出来警察局长的跟线塞巴斯田·普里多。他向这边走了过来。警察局长轻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糾察线走去。普里多和警察們跟着他一起走过去。

糾察线。全景。

他們走近糾察行列。妇女們还在继续巡邏着。爱絲波朗莎抱着孩子也在她們中間。

警察局长 (向她們喊着)好啦,小娘儿們,这有两条路,你們自己选一下——是回家,还是进監獄。没有什么可多說的。不是离开糾察线就是被抓起来。

靜默无声。妇女們继续巡邏。警察局长轉向塞巴斯田。

警察局长 好吧。把她們指出来吧。

塞巴斯田 (鬼鬼祟祟地嘟囔着)那一个——黛丽莎·維多,高个儿的。她是領头的。

金勃罗走到糾察行列跟前,当黛丽莎走过他身旁时,

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較近的角度，摄影机对着金勃罗和黛丽莎。

金勃罗 你被捕了。回家还是进监狱——你打算挑哪一样？

几个妇女都停下来不走了。卡林斯基太太拿起一根棍子。她们气势汹汹地向金勃罗走过来。

黛丽莎 姐妹们，继续巡逻！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纪律吧。

卡林斯基太太 但是黛丽莎，我们……

黛丽莎 他们会控告我们抗拒逮捕的。继续巡逻吧！

她猛地挣脱金勃罗的手，独自向卡草走去。

摄影机回摄警察局长他们那一群人。中景。

当塞巴斯田指出另外几个妇女时，警察们就一个一个地走过去逮捕她们。

塞巴斯田 还有薩萊莎尔太太……年纪比较大的那个。

还有佳娜·代阿兹，那个穿蓝衣服的。还有鲁兹·莫莱斯，那个挥着拳头的小个儿……还有卡林斯基太太，那个盎格魯人……还有露斯·巴恩斯，她是那个组织工作者的老婆……

糾察线。中景。

妇女们一个一个地被拖下糾察线。她们没加抵抗。我们可以看到爱絲波朗莎仍在巡逻。她似乎把孩子攥得更紧了。爱絲蒂拉紧跟在她母亲身旁。

相反的角度，摄影机对着卡车。

一辆卡车上已经装满了妇女，另外一辆也要装满了。

双人镜头，警察局长与塞巴斯田。

塞巴斯田……还有拉拉·阿尔瓦莱兹，那边那个漂亮的女人。还有那一个。

警察局长（不耐烦地）抱着小孩儿的那个吗？

塞巴斯田（狡猾地笑笑）她就是拉蒙·金泰罗的老婆。他根本不喜欢她在这儿巡逻。

警察局长犹豫了一会，眯起眼睛盘算了一下，便向万斯点点头。万斯就向纠察行列走去。

中景，纠察行列。

万斯一把揪住爱丝波朗莎的袖子。她停了一下，害怕起来，有些动摇。留在队伍里的女人们向她喊着——

众（西班牙语）

我们会照顾小娃娃的，爱丝波朗莎……

别替璜尼多担心……

爱丝蒂拉我们也会照顾的……

万斯又拉她的胳膊。爱丝波朗莎突然强硬起来。

爱丝波朗莎不。小娃娃跟我在一起。（她一把抓住爱丝蒂拉）你到爸爸那儿去。你跟着爸爸，听见没有？

爱丝波朗莎昂起了头，抱着孩子向等候着的卡车走去。小女孩看着她走去时，脸上显出困惑的、不知如何

是好的表情。

外景：山側。近景：拉蒙：

他站起来，显得十分焦急。

外景：糾察线。从他的角度望过去的远景，搖镜头。

爱絲蒂拉离开糾察线向她的母亲追去。爱絲蒂拉跳上正攀上现在已经装满了人的第二輛卡車，爱絲蒂拉跳上卡車后面的門梯，一个女人把她拉上了車。我們听到馬达开动的声音。卡車慢慢地开走。与此同时，我們听到黛丽莎的响亮的声音唱着“永远团结在一起”的歌子。其他的妇女也跟着唱起来。合唱的声音愈来愈响。

摄影机停住，我們看到卡車越走越远，歌声也渐渐消失。現在摄影机又慢慢搖回到糾察线。那儿現在只剩下零星几个妇女了。但是我們又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歌声。摄影机继续搖摄，最后在一个树木密茂的山側停住。突然我們看到由康苏乐·魯茲領着的二十多个妇女从山坡上走下来。这些唱歌的后备軍，是来补充糾察行列中的空缺的。

镜头渐渐化入內景：監獄：兩間牢房。全景，夜晚。

当画面逐渐化入时，我們听到錫杯敲在铁柵門上的有节奏的叮当声。慢慢亮起来的灯光显示出兩間邻接的牢房，里面挤滿了妇女。因为没有坐下的地方，所有的人都站着。在前景中的妇女当当地敲着铁柵門，她們大家用西班牙語有节奏地齐声喊着：

妇女們

Queremos comida……（我們要吃的……）

Queremos camas……（我們要床……）

Queremos baños……（我們要洗澡……）

Queremos comida……（我們要吃的……）

相反的角度，双人镜头，从牢房望过去的看守人和万斯。

两个警察坐在椅中，向后仰靠在一堵空墙上，牆的对面就是牢房。震耳欲聋的喊声把看守人弄得心烦意乱。他用手堵住耳朵。一会儿他猛地站起来，走到牢房前面，举起两手叫她们安静下来。万斯跟在后面。

看守人 现在听着！求求你们姑娘们！安静一点罢！听我说！（喧闹声平息下来）我已经告诉你们十遍了。我们没有吃的。我们没有床。我们没有澡堂。所以请你们——请你们闭上嘴，别再嚷嚷了！

万斯朝着鲁兹·莫莱斯嘻嘻地直笑，在前景近处的铁栅门后可以看到她的脸。

万斯 我特地给你弄了张床——你什么时候要都行。

他伸出手来摸她的下巴。鲁兹用指甲抓他的手，他又把手缩回去。合唱又开始了。

内景，牢房的后部。群像近景。

牢房中唯一的一张床被爱丝蒂拉和璜尼多占用了。璜尼多在哭着。爱丝蒂朗莎焦急地俯身看着他，想叫他啜那个带奶头的奶瓶，但是他就是不吃。

愛絲波朗莎 (向黛麗莎)他不能喝這種牛奶。這會使他生病的。他喝的奶成分不一樣。(心慌意亂地)我真傻！我真不該帶着他。

黛麗莎 別着急。我們會想辦法的。

她走到牢房前面，叫大家安靜下來。

牢房的前部，特寫，黛麗莎。

婦女們暫時停止喊叫。在這時候黛麗莎向萬斯叫道：

黛麗莎 小娃娃不能喝這種罐頭牛奶。我們要他喝的奶！

萬斯 (聽不懂)你們要什麼？

露斯 特種奶，特種奶……

婦女們開始用她們的杯子敲着鐵柵門，齊聲高喊起來——

婦女們 我們要特種奶！我們要特種奶！

萬斯在一片吵鬧聲中畏畏縮縮地走了。

內景，法院門廳。中景，夜晚。

拉蒙慢吞吞地走進門廳。路易斯跟在他後面。拉蒙好像在敵人境內走着一樣。從畫外傳來婦女們的喊聲：“我們要特種奶……”

大廳。另一角度。

拉蒙走過一個門口，上面寫着“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字樣。門虛掩着。拉蒙停下來，轉過身去向里張望。

内景，从拉蒙的角度望过去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拉蒙所能看到的只是横摆在室内的一张写字台。检察官的两只脚摆在写字台上。他光穿衬衫，但戴了帽子。亚力山大坐在写字台的一角上。哈特威尔和警察局长在来回踱着，时而进入画面，时而走出画面。

检察官 ……好吧，你可以叫治安推事要她们起誓不再扰乱治安，要不就把保释金定得很高，这样就可以把她们老关在监狱里。

警察局长（发起怒来）老关着她们？我怎么办？难道自己掏腰包养活她们吗？

摄影机回到门厅。拉蒙和路易斯。

拉蒙的手刚要伸到门的拉手上，却又放了下来。他倾听着。

检察官的声音 哈特威尔先生，我想要知道的就是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情解决。你不愿跟她们谈判。你究竟怎么打算呢？

中景，从拉蒙的角度望过去的哈特威尔。

哈特威尔（踱着步子）公司还有其他的矿井。你的目光应该看得远些。一旦我们不能控制这班人……

哈特威尔并没有注意到拉蒙，但却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话是需要保密的，所以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他下面的话便听不清了。

摄影机回到拉蒙。

他想再听下去的希望落了空。正在这时，万斯在背景里转过弯来走入画面，对着摄影机走来。他一看见是拉蒙，便猛地停了下来。他们目不转睛地互相对看了一会儿。尽管万斯自己带着武器而且是在自己的堡垒里，他看来还是满脸惊慌的样子。

万斯 你在这儿荡来荡去干什么？你还没有看够我吗？

拉蒙（几乎听不见地）我是来看我的孩子的。他们关在你们的监牢里。

万斯小心翼翼地拉蒙身边擦过，打开办公室的门，向警察局长打了个手势。在门开着的那一会儿，我们听到——

检察官的声音 但是你手里的每一张王牌都拿出来了，而他们还从来没有屈服。

哈特威尔的声音 还没有都拿出来。

检察官的声音 还有什么呢？

警察局长走出来，随手关上了门，又把里面的谈话声截断了。

万斯 我没法让那班娘儿们不开口呀。她们老在叫着特种奶。

警察局长 叫什么？

万斯 专给小娃娃喝的奶。（指指拉蒙）他的孩子。

警察局长看了拉蒙一眼，便大步走出大厅。万斯跟在后面。

内景：监狱里的走廊，摄影机对着牢房。

警察局长和方斯走入画面。妇女们的吵闹声音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响成一片。警察局长举起双手要大家安静下来。

警察局长 喂！喂！我已经给小孩弄来了牛奶。你们还喊喊叫叫的干什么呢？

众人 牛奶不好——我们要特种奶……这孩子喝的奶成分不一样……要是璜尼多生了病，你们得负责……

警察局长（愤怒地）我又没开药房。你们这些娘儿们谁也不能怨，只能怨你们自己。你们只要签一张保证书，保证不再回纠察线去，这样在一个钟头之内你们就可以回家团聚了。

许多声音（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喊着）别跟那个讨厌的东西签什么保证书。不要跟他打交道……叫他拿特种奶来。

她们又敲起铁栅门来。警察局长怒气冲冲地转向万斯。

警察局长 那个家伙到哪儿去了？

万斯走了几步，在转角处一面大声叫着，一面招手。

万斯 嗨，傻瓜！到这儿来！

拉蒙走入画面，慢慢走到前景。路易斯紧跟在后头。妇女们突然静了下来，一下子鸦雀无声。

群像近景：牢房门口。

警察局长示意看守人打开一间牢房。他照办了。

警察局长 好了。那个小娃娃在哪儿？还有那个小女孩？

爱絲波朗莎把嬰孩从牢房后部抱出来。爱絲蒂拉从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挤过来，挨近她的母亲。拉蒙和爱絲波朗莎以极端悲痛的心情对望着，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拉蒙伸出两手，爱絲波朗莎把嬰兒遞給他。爱絲蒂拉仰望着她母亲。爱絲波朗莎点点头，轻轻地推了她一下。爱絲蒂拉走了出去。路易斯牵起她的手。父亲带着三个孩子慢慢地走去，走出画外。妇女們望着他們走去。看守人重又鎖上牢房。突然她們又开始敲起铁柵門。

声音：

Queremos comida……（我們要吃的……）

Queremos camas……（我們要床……）

Queremos baños……（我們要洗澡……）

Queremos comida……（我們要吃的……）（化）

外景，拉蒙家的后院。全景，白昼。

这一个镜头与前面魯茲和爱絲波朗莎的那个晾衣服镜头一样，只不过现在是拉蒙和安东尼在晾着洗好的衣服。爱絲蒂拉和莫萊斯家的小孩也都在那儿。在柵栏旁边有两个大柳条籃子：一个里面睡着璜尼多，另一个装了一大堆湿衣服。安东尼一面晾衣服，一面从柵栏那边叫着——

安东尼（西班牙語）怎么样了？

拉蒙（西班牙語）老也沒有个完。

他猛地从柳条籃里拿起一件湿汗衫，把它晾起来。

突然他发起脾气来。

拉蒙 三个钟头！花了三个钟头才烧够水来洗这些捞什子！（停了一下，他又接着晾衣服）我告诉你一件事，这次罢工要是解决了的话，当然也不见得能解决，我非要公司方面替我们安装热水管子，要不就不回去工作。（又停了一下）工会早就该提出这个要求。

安东尼 是啊。

我们听到婴儿的哭声。拉蒙走到篮子旁边，把奶瓶，的奶头塞到磺尼多的嘴里。然后他又接着去干他的活。

安东尼一面晾衣服一面沉思着。

安东尼 查利·维多说的对，有两种奴役，一种是工资奴役，一种是家务奴役。他把家务奴役叫做妇女问题。

拉蒙 妇女……问题？

安东尼 嗯，问题，问题——就是怎样解决妇女的问题。

拉蒙 （慎重地）哦，那么他要怎样解决她们的问题呢？

安东尼 他说给她们平等地位。在工作上平等，在家庭地位上也平等。还有婚姻平等。

拉蒙 （停了半晌）你说的婚姻平等是什么意思？

安东尼 你知道……（瞧了拉蒙一眼，便改用西班牙语说）公的可以怎么做，母的也可以怎么做。

近景：拉蒙。

他嘴里叨着一个衣夹，脑子里在盘算这个问题。他

联想起好些事情，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

安东尼的声音 那个查利，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工作者。他可以把你的老婆从你家里组织出去。

拉蒙使劲地咬着衣夹，把两块尿布晾起来。

内景，拉蒙家的厨房。中景，夜晚。

在什物零乱的水槽木板上摆了两只大木盆，一只盛着肥皂水，一只盛着清水。拉蒙在洗盘子。路易斯在擦干盘子上的水。拉蒙满头是汗，绷紧着脸。路易斯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路易斯 爸爸，我现在还不能走吗？矿工子弟会要开会……

拉蒙 什么！

路易斯 矿工子弟会。我们可以帮许多忙，像送送信啦，望望风啦。

拉蒙（咆哮起来）难道你嫌我的麻烦还少，要叫他们把你送到感化院去吗？

路易斯（热切地）但是，爸爸，凡是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你们都需要呀。

拉蒙 你得在家里帮着做点事儿！

路易斯 可是你什么事儿都让我做了。妈妈从来没让我擦干……

拉蒙（打断他的话）你本来就该自动帮她的忙。

这时我们听到外面传来震耳的汽车喇叭声。路易斯

急忙跑到客室去。拉蒙站在那儿用力擦洗着一只油腻腻的盘子。这时我們听到愉快的笑声，一会儿，又听到有人說着西班牙話：

查利的声音 Buenas noches (晚安)！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Hasta ma~ana (明天見)，查利。

內景，客室。全景，摄影机对着前門。

拉蒙走入画面的前景，停下来。前門忽然打开，爱絲波朗莎走了进来。她拥抱路易斯。他笑了笑，含羞而笨拙地回抱了他母亲一下。爱絲波朗莎瞧着拉蒙，臉上現出紅暈。她从来没有像現在这样显得年轻而精神飽滿。她快乐地走入前景，拥抱着拉蒙。他伸出两臂摸着她，但是很不自然，竭力压制着自己。她亲切地抬头望着他。

拉蒙 你怎么样？

爱絲波朗莎 我很好。回到家里真高兴。

拉蒙 四个晚上。你怎么睡的呢？

爱絲波朗莎 我們鬧得那么凶，最后他們只得把床送进来了。(她笑起来，她的手摸着喉嚨)我喊了那么久，差点儿把嗓子都喊哑了。(突然)爱絲蒂丽塔① 怎么样？小娃娃呢？(她走了出去)

拉蒙 (跟着她)她們睡着了。

內景，臥室。中景。

① 爱絲蒂丽塔是爱絲蒂拉的爱称。——譯者

臥室里很暗。我們只能看到愛絲波朗莎和拉蒙的晃動着的影子。我們隱約地看見她把身子俯在搖籃上面。拉蒙悄悄地跟她說着話。

拉蒙 你們是不是要簽一張保證書？不再回到糾察綫去，是嗎？

愛絲波朗莎（低聲地）不，不……我們不肯那樣做。

窗外傳來敲前門的聲音。愛絲波朗莎穿過黑暗的屋子去應門。拉蒙跟在後面。

拉蒙（低聲地）可是你要是再回到那兒去的話，他們又會把你關起來的。

愛絲波朗莎（小聲地）不，不，警察局長已經受夠了。我們弄得他走投無路。（她走出去）

內景，客室。全景。

愛絲波朗莎打開大門，讓進了三個女人：黛麗莎、露斯和康蘇樂。她們眉飛色舞、興高采烈地走進來。

黛麗莎 一切都解決了。康蘇樂的小隊明天可以休息了。我們去接她們的班。

愛絲波朗莎（引着她們進來）好的。進來吧，我們來訂一下計劃。坐下，坐下。

三個女人在睡榻上坐了下來。愛絲波朗莎走到餐桌那邊去給她自己搬一把椅子。拉蒙正好站在那兒。

雙人鏡頭，拉蒙和愛絲波朗莎。

現在他竟成了一個嚴厲的家長。當她伸手去拿椅子

的时候，他低声地说——

拉蒙 我們得談談，你跟我。

爱絲波朗莎 好的，一会儿再談吧。現在我要开会。

拉蒙 (忍住气)开会？

爱絲波朗莎 是的。計劃明天糾察綫的問題。

她拿着椅子就走开了。摄影机停在拉蒙身上。他气得直冒火。我們听到——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現在，讓我們想想看……还有誰能去？

黛丽莎的声音 佳娜的丈夫出城去了，跟着代表团去見州长。安尼塔·岡查尔斯的丈夫也去了……

康苏乐的声音 另外还有六七个人，拉拉的丈夫和馬丽安娜的丈夫……

拉蒙看来就要发作起来似的。

內景，客室，全景。

拉蒙大踏步向前走去，我們听到——

露斯 还有一大群男人都出去找柴火去了——大概三十到四十个人的样子——所以他們家的妇女也都不能到糾察綫去了。

爱絲波朗莎 但是我們可以要求她們来替我們看孩子，这样我們其余的人就可以……

拉蒙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門。妇女們的臉上都露出“誰惹了他”的神色。黛丽莎同情地轉向爱絲波朗莎。

黛丽莎 你打算怎么对付他呢，爱丝波朗莎？

康苏乐 最近以来他一直呆在家里，也许我们派几个代表跟他谈谈……

爱丝波朗莎（非常不好意思）不，不……这个问题得我自己去跟他解决。（化）

内景，啤酒店。全景，柜台，夜晚。

七个矿工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喝着啤酒。他们都郁郁不乐，全是些吃了败仗，无计可施的人，他们是这次罢工的中坚分子和不情愿照看孩子的人。一种忧郁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地方。他们背对着摄影机，但是我们可以认出从左到右坐着的是：任金斯、安东尼、两个不知名的矿工（我们在纠察线上见过他们）、桑蒂·凯伐左斯、裘西·桑乞兹和拉蒙。酒店侍者是个盎格鲁人，一个态度和藹的懶散的胖家伙。他在两个矿工面前放下两杯鲜啤酒，但是没有收钱。我们看到酒店侍者在自动记录器插出来的账单上作了个记号，同时我们听到——

任金斯 ……所以我就跟她說，你在糾察線上已經待了一整天，你需要休息休息。她說，不，她今天晚上還要開會。

相反的角度，近景，任金斯。

任金斯（狡猾地笑了笑）可是我先溜出来了。她给孩子们絆住了。

摄影机开始慢慢移向柜台。摄影机从酒店侍者的角度拍摄——他正在用抹布擦着柜台，摄影机跟着他一步一步地移动着。安东尼心不在焉地在翻弄一本画报，头也不抬地说——

安东尼 什么妇女问题。我所记得的唯一的妇女问题就是在零用钱上面发生的问题。

摄影机移到第二个矿工，一个盎格鲁人，他郁郁不乐地用手支着头。

盎格鲁矿工 我朋友的一个朋友在矿务局工作。你们知道他说些什么吗？他说他们再也不打算开那个矿井了。

第四个矿工 怎么会呢？

盎格鲁矿工（当摄影机扫过他）他说矿苗挖完了。这消息保证不假。

桑蒂 可能的。

摄影机停在拉蒙身上。他面前摆了一杯威士忌酒和一瓶啤酒，他喝得醉醺醺的。

拉蒙 瞎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知道那个矿井埋藏量很大。

他一口气喝干了那杯威士忌酒，紧跟着又用啤酒把它送下去，然后便郁郁不乐地注视着那只空酒杯。

拉蒙 但是埋藏量大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永远不会答应我们的条件的。永远不会。

一只拿着一瓶威士忌酒的酒店侍者的手伸入画面。

他斜拿着酒瓶对着拉蒙的酒杯要往下倒。拉蒙用手盖住酒杯，摇摇头。

酒店侍者的声音 喝吧。我给你记账。

拉蒙 我从来不赞成赊账喝酒。

酒店侍者的声音 别担心。我准赊给你。

拉蒙开始有点动摇，把手缩回，可是一会又用手盖住他的酒杯，抬起头来，用一种怀疑的和含着敌意的眼光望着酒店侍者，摇摇头。突然我们听到一声激动的喊声——

安东尼的声音 嗨！嗨！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全景，柜台旁的矿工们。

安东尼举起画报，用手指点着上面的一张照片。

安东尼 就是他！就是他！总经理！公司的总经理！

除了拉蒙以外，所有的矿工都离开他们的座位，走过来看那张照片。

安东尼 大家听着；（他念起来）“著名人士汉弥尔登·米勒先生，是一位金融家、实业家，大陆信托公司董事长兼德拉瓦锌矿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他还是一位热心的打猎家和老练的射击手。米勒先生每年设法抽空往非洲游猎。他将于本月内赴悬雅，希望能在该地捕获他的第十三头狮子！”

很久都没有人说话。矿工们带着憎恨和沮丧的表情凝视着那张照片。安东尼从画报上把那一页扯了下来。

安东尼 我要把这张照片装在镜框里。（转过头来）嘿，拉

蒙，你瞧。

拉蒙只嫌恶地哼了一声。他仍呷着啤酒。

安东尼 你想看这个家伙想了十五年了。这会儿你连走过来看看他的照片都不肯。

拉蒙（心不在焉）还是看活照片吧。

一股悲哀的气氛又笼罩了这一群人。他们又回到柜台前各自的座位上。

移动镜头，近景（像以前一样）。

任金斯（向空中呆望着）你以为怎么样？那个家伙还是一个猎狮子的呢。

安东尼 你以为他打什么——兔子么？

盎格鲁矿工（渐渐醒悟）嘿……我想起来了。明天打鹿季节就到了！

任金斯的声音 好呀！多美！

第四个矿工 啊，啊，我真想弄点儿鹿肉吃吃。

桑蒂 我已经四个礼拜不知肉味了。（突然）怎么样，拉蒙？让我们离开一两天成不成，呃？

拉蒙（隔了半晌）问我干吗？是我管这次罢工吗？如果你们要到山那边去，去问妇女后援队好啦。

他喝完他的啤酒，就站起身来，大踏步地走了出去。（化）

全景，夜晚，内景，拉蒙的卧室。

屋里只有一盏小灯发出昏暗的光，爱丝波朗莎似乎睡着了。拉蒙进来，走到床边使劲坐在床上，就开始脱：

鞋。摄影机向前推进。爱丝波朗莎睁开眼睛，她看来根本没有睡着过。她没动身子，只是轻声地责备着——

爱丝波朗莎 我一直等到半夜。

拉蒙 (没有看着她)你又不是等我!

爱丝波朗莎 那个会只开了十分钟。(稍停，然后又平静地)我回家的头一个晚上，你就跑到啤酒店去啦!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耐烦看见我吗?

拉蒙 (粗暴地低语)别唠叨啦!

爱丝波朗莎 可是你说过要跟我谈话来着。说吧。

他突然站起身来走了出去。爱丝波朗莎溜下床来，披上一件睡衣。

内景，厨房。中景，夜晚。

拉蒙端着一只杯子，正在从火炉上的咖啡壶往里倒咖啡。爱丝波朗莎进入镜头，站在门口。

爱丝波朗莎 说啊!

拉蒙 (不看着她)我们不能这样子过下去了。我简直不能……再跟你一块儿过下去。不能像这样子过下去。

爱丝波朗莎 (温柔地)对，我们不能像这样子过下去，可是我们也不能照从前那种老样子过下去。

拉蒙呷着咖啡，瞪着她。

拉蒙 老样子?什么是你的“新样子”?你所谓的新样子指的是什么呢?难道是你那不照管孩子的“权利”吗?

是你那追逐大人物，跟着查利·維多鬼鬼祟祟地跑到什么地方去的“权利”嗎？

爱絲波朗莎（气得喘着气）你胡說什么？

拉蒙 你用不着抵賴，外面閑話多着呢——在背后笑話我！

特写，爱絲波朗莎。

她以又气愤又怜惜的眼光瞧着他。最后她很慎重地对他說——

爱絲波朗莎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一件我发过誓永远不告訴你的事情。

双人镜头。

爱絲波朗莎 两个月以前我接到一封匿名信，信上說你跟康苏乐在搞恋爱。

拉蒙 造謠！

爱絲波朗莎 当然是造謠。可这是誰造的謠呢？我觉得信上的字迹有点眼熟，所以我就把一些旧的杂货賬单翻出来。結果找到了！笔迹一模一样——原来是公司百貨店的老板娘，派克太太那个家伙写的！

拉蒙 你为什么沒告訴我呢？

爱絲波朗莎 因为这种卑鄙的匿名信——老板們的这种謊話，只配烧掉和忘掉。

拉蒙一面考虑着这件事，一面卷着一支烟，可是他

不同意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拉蒙 两种情形不一样。你……你侮辱我……在大伙儿面前让我丢脸。

爱丝波朗莎 (温和而稍带惊奇地) 我? 老板们才侮辱你, 你忘了吗?

他突然走进客室去, 爱丝波朗莎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然后也慢慢地跟进去。

内景, 客室。全景。

拉蒙走到壁橱前, 从架子上取下一支来福枪和一盒子弹。他坐在椅子边上, 开始用一块油腻的破布擦着枪。爱丝波朗莎进入镜头, 看着他。有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爱丝波朗莎 你要上哪儿去?

拉蒙 去打猎。

爱丝波朗莎 甚么时候?

拉蒙 天亮。

爱丝波朗莎 一个人吗?

拉蒙 不。

爱丝波朗莎 (稍停) 拉蒙——你不能去。

拉蒙 为什么不能? 这儿用不着我!

爱丝波朗莎 用得着! 特别是这会儿——别的男人们多半都走开了。你还是后援队队长哪!

拉蒙 (尖刻地) 是啊, 后援队, 送殓的后援队!

爱絲波朗莎 送誰的殯？我們做得很好啊！三天以來，
沒有一個工賊敢走近糾察綫。

拉蒙 你知道是什麼緣故嗎？因為公司知道他們可以把
我們餓垮的——即使再罷上兩三個月他們也沒有什麼。
就是把礦井关掉，對他們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爱絲波朗莎 那對他們影響很大，他們會想盡辦法來開
這個礦的。

拉蒙 噯！他們還有的是礦山。你沒有見過更大的世面。
(稍停)他們有億萬的財富，他們拚得過我們，這一點
他們是知道的。

爱絲波朗莎 你是說你們準備屈服了嗎？

拉蒙 (驟怒)誰說過要屈服的話？我發誓決不向公司屈
服，決不屈服。

他拉开槍栓裝上一顆子彈，然後扳着槍栓試試。

爱絲波朗莎 你要放鬆戰鬥，是不是？(他聳聳肩)我不願
意這樣做，我要爭取勝利。

沒有回答。她向他走去，攝影機跟攝。

爱絲波朗莎 拉蒙……我們並沒有愈來愈弱，我們比以
前任何時候都更堅強有力了。(他以一種憎惡的態度在
鼻子里哼了一聲)愈來愈弱的倒是他們。他們以為他
們能夠瓦解我們的糾察綫，可是失敗了。目前他們
沒有辦法勝利，除非玩出更大的把戲來，而且手脚
還得快些才行。

拉蒙 什麼樣的把戲？

爱絲波朗莎 我也說不好。不过我总感觉到快要发生了。
現在好像……像暴风雨前暂时的沉寂。查利·維多
說……

拉蒙 (突然发作起来)又是查利說：(他站起来，把枪向旁边
一扔)別拿查利来吓唬我！

爱絲波朗莎 (簡短地)他是一个好人呀！拉蒙：是个很
好的工会會員！

拉蒙 还有，他拥护你，这比别的更重要，不是么？你
就欢喜这一套！

爱絲波朗莎 查利是我的朋友，我需要朋友。(她用一种奇
怪的眼光看着他)你为什么不敢把我当作你的朋友
呢？

拉蒙 我不懂你在說些什么。

爱絲波朗莎 一点也不錯，你是不懂。难道从这次罢工
里你什么也沒有学习到嗎？为什么你不敢让我同你
在一起呢？你还认为只有我丢了体面你才能有体面，
是嗎？

拉蒙 干了你那种鬼事以后，你还讲什么体面？

爱絲波朗莎 是的，我讲体面。盎格魯老板看不起你，
因此你恨他們。“要安分守己，下賤的墨西哥人”——
这就是他們对你說的話。可是干嗎你非要对我說：
“你要安分守己”呢？是不是你觉得有人比你低下你
才舒服一些呢？

拉蒙 住嘴，你在胡說！

但是爱絲波朗莎却一直走到他面前，以极大的热情
同他說着——

爱絲波朗莎 騎在誰的头上会使我感到优越呢？我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不願任何人比我低下，因为我已經够低賤的了，我要挺起胸来，我要克服一切困难。

拉蒙（粗暴地）別說啦，行不行？

爱絲波朗莎（喊着）要是你不懂这个道理，你就是个傻瓜——因为你若沒有我，你这次罢工就胜利不了！沒有我，你什么也得不到！

他一手抓住她的肩膀，正举起另一只手来要打她，爱絲波朗莎把身子挺得直直的，毫不畏縮地瞪着眼睛看着他，好像挑战似的。拉蒙把手放下来。

爱絲波朗莎 你还是老一套。再也不許那样对待我了——永远不許。

她走到門口，然后又轉回身来。

爱絲波朗莎 我这会儿去睡觉去。你爱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罢——只是別跟我在一块儿。

她走出去。（漸隱）

（漸显）外景，公路。远景，搖镜头，破晓。

一辆一九四六年式的小汽車，飞快地駛过鉅城郊外。路上許多加油站和专为汽車游客開設的旅館等等都落在后面了。鉅城还在酣睡中。（划）

外景，街道和法院。

远景，摇镜头，黎明。

我們看見刚才那輛汽車駛過城區。當它駛近鏡頭時，轉了一個彎兒。攝影機跟攝：停在法院的樓房前。法院的台階和人行道上空寂無人，只有兩部運貨車停在外面的街上。當小汽車在運貨車附近停下來時，我們聽到刺耳的剎車聲。

近景，群像鏡頭，攝影機對着車子。

任金斯坐在司機座上，安東尼和拉蒙坐在他旁邊，桑蒂、裘西和一個盎格魯礦工在後座。

任金斯（對拉蒙）你叫停車是什麼意思？

拉蒙（向畫外望着）那些貨車！

從他們的角度望過去的貨車。

任金斯的聲音 貨車怎麼啦？

拉蒙的聲音 他們在這兒幹什麼？

攝影機回攝這群人。

安東尼 喂，你是要去打鹿，還是想進監獄？讓我們走吧。

任金斯一扳排擋，車子便駛走了，攝影機跟攝。

鏡頭迅速化入外景，糾察崗哨，全景，清晨。

婦女們垂頭喪氣頂着風來回巡邏，冷得直發抖。咖啡棚附近有一個汽油桶，裏面燒着柴火。糾察隊長黛麗莎站在前景中，正在檢查名單。她的目光落在了愛絲波

朗莎的視線，她招呼她過來。愛絲波朗莎離開糾察綫，走了過來。

黛麗莎（擔心地小聲問）出了什么事？糾察隊其餘的人呢？

愛絲波朗莎（眼睛向下看着）有些家屬不願意來。她們的丈夫……都出門了。

黛麗莎（震驚地）後援隊？他們上哪兒去了呢？

愛絲波朗莎（沒精打采地）打鹿去了。

黛麗莎（狂怒地）可是……可是這樣一來，這兒一個男人也沒有了。而別的人又都有事情做，有的出去找柴火，有的去當代表。

愛絲波朗莎（慚愧地）我知道。

黛麗莎仔細地端詳着愛絲波朗莎的神情沮喪的臉，然後碰了一下她的胳膊，把她拉到油桶旁邊。

雙人鏡頭，油桶旁。

兩個女人在火上烤手，黛麗莎沉思着。

黛麗莎 這麼說，他們剛剛嘗到了一點做女人的滋味……他們就跑掉了。

愛絲波朗莎 對拉蒙來說，是自尊心的問題……我很厲害地說了他一頓，傷了他的自尊心。

愛絲波朗莎凝望着火出神。黛麗莎深表同情地望着她。

黛麗莎 忠言總是逆耳的。有了這些變化，自然就得有痛苦。別的男人們也是一樣……不光是拉蒙。

爱絲波朗莎（眼睛一直低垂着）当我今天早晨发觉他走的时候，我打算不到这儿来了。我想跪下来祈禱，希望他回来……請他饒恕我做了这样一个不賢慧的妻子……

在这段談話当中，可以听到一辆卡車从大路上駛来，但是两个女人誰都沒有回过头去。

爱絲波朗莎 可是后来我又认识到：我并不是一个不賢慧的妻子。对于他來說，从前我并不算好，我現在才是他真正的好妻子呢。

在朦朧的曙光里一辆卡車駛向咖啡棚，妇女們回过头来看它。

較大的角度，卡車和油桶都被拍入镜头。

查利在開車，薩尔坐在他旁边。卡車在油桶附近停下来，查利探出头来，急切地喊着——

查利 爱絲波朗莎，拉蒙在哪儿呢？

爱絲波朗莎（含糊地）拉蒙？

薩尔 他跟那些人打猎去了嗎？

查利（当爱絲波朗莎点头时）在哪儿呢？我們到哪儿能找着他們？你知道地方嗎？

爱絲波朗莎 不知道。

在这段談話中間，已有几个妇女离开糾察綫，走过来了。

薩尔（咬牙切齿地咕嚕着）打鹿的猎人！他們簡直就是

逃兵！

黛丽莎 出了什么事么？

查利 你们的任务就在这儿，另外这件事由我们去处理。

黛丽莎 （坚持地）查利！告诉我们吧。

查利 （勉强地）公司弄到了一道驱逐令。

爱丝波朗莎 （慢慢地她弄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他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人统统赶走吗？

查利 （不耐烦地）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光知道他们就要来啦，而我们却找不到人去阻挡他们。

黛丽莎 别的矿怎么啦？出了这样的事难道他们都不来帮忙吗？

薩尔 （急躁地耸耸肩）哪能说来说就来！我们等不及啦！
卡车开始发动。

爱丝波朗莎 等等，等等！（当查利停下车来时）我们分一半人去照顾一下宿舍怎么样……想办法阻拦他们。

薩尔 把纠察队的实力减掉一半吗？（摇头）不能冒这个险。

爱丝波朗莎 那么，就去一个人，我去。别的妇女们应该提高警惕。

薩尔 好吧，可是你们其余的人都要留在这儿。

卡车开走了。

外景，法院外面的街道。全景，白昼。

几辆警车给两辆货车增加了声势，这支警车队正在准备出发。当警察局长上了打头的那一辆车时，万斯走到他面前。

双人镜头，警察局长和万斯。

万斯（局促不安地）你干吗要从拉蒙家开始呢？他会同你大干一场的！

警察局长 拉蒙跟别人打猎去啦。你先把他赶出去，其余的人就容易对付了。

万斯忧心忡忡地耸耸肩，走开了。

镜头迅速化入外景，山景。远景，摇镜头，白昼。

一幅荒凉而幽美的景色。一阵寒风把生长在陡峭的、铺满了圆石子的溪谷间的松树和杜松吹得沙沙作响。可以看见猎鹿的人排成单行走上一条狭窄的小径。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惟独拉蒙一个人落在后面。

中景，摇摄，画面上出现拉蒙。

他一个人慢吞吞地走上小径，（走近镜头）心里想着事情。突然他停住了脚步，考虑了一会儿；他似乎想通了一件什么事情，一下子变了脸色。他像是自言自语地用西班牙语说出了两个字——

拉蒙 驱逐……

安东尼的声音（画外音）嘿，拉蒙，快走呀！不要站住！

但是拉蒙呆立在那里不动。几秒钟后，他抬起头来，用西班牙语喊着——

拉蒙 弟兄們！我們得回去啦！

另一角度，镜头搖过拉蒙。

小径高处的矿工們回轉身来望着拉蒙。

桑蒂（喊叫）回去？你怎么啦？

拉蒙 那两辆車！停在法院門外的！强迫我們搬家！一定是这么回事儿！

任金斯 噯，来吧！不会的！别担心，好不好？

拉蒙（命令地）我說我們现在就回去。馬上！（化）

外景，大路和公司的宿舍。远景。

警車队在一排公司的宿舍外面排成了长长的一列。我們可以看到警察們在一幢小房子的前院里来回巡邏着。一群妇女从柵栏外面望着他們。

外景，小住宅，稍近的角度。

这是拉蒙的家。警察局长站在前院里指揮搬东西。他的部下正从房子里往外拖家具。他們把这些东西不是抛在院里，就是扔到路边。有几个人搬着拉蒙家的床从前門出来。爱絲波朗莎、魯茲和另外十几个妇女从柵栏的外边默默地看着他們往外搬。薩萊莎尔太太帶着一群

孩子也站在那儿（她手里抱着瓊尼多）。在場的唯一的男人就是教區的牧師。

外景，大道，錫城。遠景，搖鏡頭。

我們看見任金斯的卡車滿載着后援隊人員嗚嗚地吼叫着朝住宅區飛駛而來。車子駛過店鋪、教堂和學校。當它進入到前景時便向畫外駛去，這時攝影機在學校的運動場上停住。遠遠地我們可以看到路易斯向他的一些伙伴們招手。孩子們向大路奔來。

攝影機回到公司住宅。群像鏡頭，婦女們。特寫，愛絲波朗莎和魯茲。

魯茲 難道我們不能想點辦法嗎？

愛絲波朗莎沒有回答。她朝大門走去。別的女人們也都跟着她。攝影機跟拍。這時，警察金勃羅正拿着一盞燈和一個花瓶從大門出來，他把燈和花瓶碎的一聲扔到路上，花瓶碎了。他粗暴地把愛絲波朗莎從大門口推開。

金勃羅 好啦，娘兒們——回去吧，回去吧。

相反的角度，攝影機搖過警車隊。

任金斯的車子繞過警車隊駛上大路，在拉蒙家附近停了下來。拉蒙和其他的人們趕忙下了車。他們加入到站在外面看的婦女群中。拉蒙故意帶着他的米福槍。

群像鏡頭，婦女和牧師。

當拉蒙走到愛絲波朗莎身旁時，婦女們和牧師還都

在望着那群警察。爱丝波朗莎一看见拉蒙，她的脸上立刻现出喜色。两人对望了一会儿。拉蒙没有笑容。然后他转过视线向那边望着：

从他的角度望过去的警察。

他们正把他最珍爱的一些东西扔到路上去：神龛、一个洋娃娃、一张褪了色的像片。

近景，华累士的画像。

画像掉在地上，镜框摔坏了。

摄影机回摄观望的人们。特写，拉蒙。

他的脸由于又恨又气而抽动着。爱丝波朗莎现在站在他身旁。他把枪筒举起来好像要作瞄准的姿势。她吓得要命地看着他。突然拉蒙把枪放下来，脸上掠过沮丧的阴影。他以一种突然的动作，把枪扔给萨莱莎尔太太——她接住了枪，惊愕地眨着眼睛。

外景，住宅。从他们的角度望过去的全景。

四个警察正吃力地抬着一个旧式的铁炉子从前门走出来。摄影机摇过他们，在间隔拉蒙和安东尼两家院子的栅栏旁停住。这时候我们看到路易斯和他的好朋友们忽然从栅栏后面跳进来。每个孩子手里都拿着带草的土块。他们把土块一一地掷出去。

摄影机飞快地摇回到门口——我们看到两个土块正击中目标，溅了警察们满身的泥。在四个抬炉子的警察

中，一个警察把他抬着的那一角丢下来，炉子砰的摔在台阶上。别的几个警察跑去追孩子们，这样大门前便没有人警卫了。警察局长喊叫着——

警察局长 别去管那些臭孩子！赶紧把这些东西搬完吧！

相反的角度，画面上出现房客们。

另一些妇女、孩子和老头儿陆续地都来到出事的地方。这会儿在看着强迫搬家的已有二十多个妇女，可是她们都很平静，也不说话。

稍近的角度，画面上出现拉蒙和爱丝波朗莎。

拉蒙现在稍微平静一点了，但很警觉，他在计划着，考虑着。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他们自己现有的力量——虽还不够强大，但每一秒钟都在增长着。由于他逐渐地领会到这一点，他几乎微笑起来。

拉蒙（半自语地）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着的！

爱丝波朗莎（焦急而困惑地）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拉蒙 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放弃瓦解糾察线的企图了。

（稍停）现在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战斗了，我们大家一起！

突然他把爱丝波朗莎拉到跟前，在她耳朵旁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她点点头，很快地走到其他几个妇女跟前，和她们交头接耳地说了一会。当她们走进院子，一路上弯着腰拾起零星什物的时候，摄影机一直跟着她们播

攝。

外景，前院。全景。

別的婦女們看到愛絲波朗莎和她的姊妹們在院里拾東西，她們很快地就參加了進來，開始抬起院里的家具，然後再從後門搬進屋里去。正從房裡搬出家具什物來的警察們，發覺迎面走來的婦女們手裡拿着他們方才扔在院里的東西。其中一個警察在離鏡頭最近的地方停了下來，目瞪口呆地注視着這些婦女。恰好這時一塊鬆動的泥土嘩的一聲正打在他的臉上，他一面叫着泥土，一面瞪起眼睛望着。

路那邊的孩子們。

路易斯和他的礦工子弟會會員們已經轉入了新的陣地，抓起泥塊從卡車後面不斷地襲擊警察，警察局長的幾個部下跑去追他們，可是他們像貓一樣連跑帶跳地一會兒就沒了踪影。

相反的角度，畫面上出現拉蒙。

他站在薩萊莎太太旁邊。從畫外我們聽到警察局長在咆哮。

警察局長的聲音 我說過別理這些臭孩子！

拉蒙看了薩萊莎太太一眼，對她眨眨眼睛，薩萊莎太太笑了——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她微笑。

攝影機回到院子，畫面上出現警察局長。

他手下的警察分散得七零八落：一半人去追那些孩子，与此同时，那些被派去搬家具的警察，和蜂拥到院里的妇女们的力量比较起来，竟成了寡不敌众的局面。警察局长气得跑来跑去，毫无办法。突然他在前面的栅栏附近发现了拉蒙，便大步地向他走去。

警察局长（咆哮着）喂，拉蒙！这些女人简直是违抗法令。是你叫她们这样干的，懂吗？

拉蒙 我没有办法呀，局长。你是知道这种情形的——她们再也不听男人的话了。

警察局长（恫吓地）你要我再把她们的关起来吗？

拉蒙（微笑着）你要她们再回到你的拘留所去吗？

警察局长气呼呼地大踏步走开去。

外景，大路和院子。全景。

妇女们仍络绎不绝地来到出事的地方。有几个很小的孩子模仿着他们的母亲，跑到院子里也捡起灯呀、锅呀、盆呀之类的东西，送回屋里去。两个警察和五个妇女为了争夺一个睡榻，像拉锯似地来回抢着。

警察局长 喂，听我说，娘儿们——你们不许动那东西！（对警察们）快从她们手里抢过来！你们这些笨家伙！怎么就抢不过来！

小路。中远景。

两部汽车驶来，停在警车队附近。康苏乐和其他六个妇女跳下来，向住宅走去。

后院。全景。

門口已經沒有警察，拉蒙和安東尼走進院子。有幾個婦女，其中有愛絲波朗莎和魯茲，要把那個爐子抬起來，但是太重了，她們抬不起來。警察抓住愛絲波朗莎的胳膊，把它一扭，推她走開。這時拉蒙和安東尼正走過來。

稍近的角度，爐子附近。

警察一看見拉蒙過來，就撒開了愛絲波朗莎的胳膊，伸手去摸槍。可是拉蒙和安東尼理都沒理警察，便彎下腰去抬起那個爐子。他們的老婆也上來幫忙。四個人把爐子抬回屋裡去了。

院子。全景。

我們聽到畫外有汽車喇叭的聲音，這時警察局長正在院子當中對他手下的人員咆哮着——

警察局長 排成警戒線！別讓他們進屋裡去！排成警戒線！

外景，大路。中遠景，攝影機搖過警車隊。

又有兩部汽車在警車隊的後面停住。弗蘭克·巴恩斯和五個礦工從車上下來，急忙朝拉蒙的住宅奔去。

攝影機回到院子。全景。

这时，警察局长的警察們已重新集合，正在排成一条从房門口的台阶到大門的警戒线，不許任何人走进院子。四个警察抬起拉蒙的床，开始往卡車上搬运。当他們走到大門时，发觉大門已被六个新来的矿工和四个拉蒙的后援队队员封鎖住了。警察們只好停下来把床放到地上。正在这时，我們从画外听到警笛的声音，每个人都回轉身去着——

另一車队。远景，搖镜头。

头一辆車就是工会的卡車，由查利·維多駕駛，車上載有十几个矿工。这辆車后头跟着六七部矿工們的汽車。工会的汽車队繞过停着的警車队，在前景中停下来。矿工們一个个飞快地跳下，結队向拉蒙住宅的大門走去。他們全都是大个子，面容坚定而严峻可怕。我們数一下：十五个，二十个，二十五个，共有三十个。

近景，群像镜头：大門外的矿工們。

他們望着向他們走来的弟兄們。阿弗烈多用胳膊肘轻轻地碰碰岡查尔斯。

阿弗烈多 嘿！露天采掘場来的小伙子們。……

岡查尔斯 还有从工場来的。

外景，住宅和院子。全景（可能时用升降机拍摄）。

拉蒙、爱絲波朗莎和其他一些妇女、孩子又从房子里出来了，在房門口停下来，大家紧紧地站在一起。面对着他們的是門外的四十多个矿工。警察們刚好被夹在他

們中間。他們焦躁不安地走動着，這邊望望，那邊看看。沒有一個人說話。小院里鴉雀無聲。這會兒我們看見又有幾個婦女和孩子從側面的柵欄圍攔過來；一會兒路易斯和五個男孩子也在對面的柵欄外出現。

警察局長是在這個鏡頭的正當中。他沒有意識到這點，他轉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圈子，環視着他周圍的對手們。

從他的角度。慢搖鏡頭。

警察局長和他所有的警察完全被一百多個男人、婦女和孩子包圍住了。在四周的小山上，又從四面八方出現了許多礦工、婦女和孩子——他們密集在一起，顯得很沉着。

全景，警察局長。

他轉過身來，凝望着這支集結起來同他對抗的力量。然後他作了一個急遽的、沮喪的手勢，叫他的隨從們跟着他走出大門去。礦工們讓開一條路讓他們通過。當最末的一個警察走出院子時，礦工的隊伍又合攏起來面對着警車隊。除了開動的馬達聲以外，周圍依然一片靜寂。

大路和院子。全景。

從房門口看過去的角度，攝影機搖過大門外的礦工。警車隊東倒西歪地開動起來。礦工們一直在旁監視着，直到最後一輛車開過去。然後他們轉過身來面向着

妇女們。妇女們这时进入镜头前景，走下台阶，在院子里和男人們会合了。忽然有一个人大笑起来，随着大家也都大笑了起来。我們听到他們在那里噓噓喳喳、神气十足地談論着。

众 （英語和西班牙語）我們把他們擋住了……用了我們所有的力量，可是我們終于擋住了他們。……我們在工場里一聽見这事，馬上就來啦……你瞧見他們那副尊容了嗎？……

退却的警車隊。远景，搖镜头。

警車隊駛到距拉蒙家約四分之一哩远的下坡路上一個十字路口。在拐角的地方，我們看見一輛凱第勒克牌小汽車停在那里。領隊的那輛警車停下來，警察局長下了車，向小汽車走去。

近景，凱第勒克牌汽車。

亞力山大和哈特威爾坐在車里。警察局長剛想說話，又閉上嘴。他以無可奈何的手勢指着他那兩輛空貨車。

警察局長 還有別的办法嗎？

亞力山大 （辯護地，推諉責任地）我不是決定政策的。

他眼睛瞅着哈特威爾，哈特威爾在拚命地吸香煙。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說——

哈特威爾 我去跟紐約方面商量一下。也許我們還是把

这件事解决的好。（又喷了一口烟）暂时妥协一下吧。

摄影机回到拉蒙家的院子。全景。

一部分群众已散去了。那些留下来没有走的人把拉蒙家最后的東西搬回屋里去。我们看到路易斯跳过栅栏，向前景中他的母亲跑去，她热烈地把他紧紧地抱住。

中景，对着大门。

拉蒙向薇莱莎太太走来，从她手里接过孩子。爱丝蒂拉走进大门，怀抱着华果士的画像，她郑重地把画像举起来，拉蒙把它接过去。他向屋门口走去，爱丝蒂拉跟在他身旁。

从房门口拍摄的院子。

爱丝蒂拉和路易斯站在前景中的台阶上。拉蒙走到她们跟前时，回转身来望着他那些仍留在院子里的朋友们。他们好像在等他说话。拉蒙用西班牙语简单地说道——

拉蒙 谢谢……姊妹们……跟弟兄们……

人们温和地微笑着。有几个人挥动着手，表示答谢。他们开始离去。

特写，站在屋门口的拉蒙一家。

拉蒙把婴儿抱在臂弯里，把华果士的画像递给路易斯。路易斯恭敬地凝视着画像，把上面的尘土擦去，然后又把摔坏的镜框整理好。拉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望

着渐渐远去的警车队，脸上毫无笑容。

爱丝波朗莎注视着他。

拉蒙 事情还没有完呢。

爱丝波朗莎 对，还没完哪。

拉蒙 可是今天我们是胜利了！

爱丝波朗莎 是的。

片刻的冷场。然后拉蒙躊躇地说，眼睛仍旧没有看着爱丝波朗莎。

拉蒙 爱丝波朗莎，……谢谢你……你很坚强。

爱丝波朗莎的眼睛充满了热泪。

拉蒙 你说得对，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爱丝波朗莎把手放在他的手里，和孩子们一起走进屋去。（渐隐）